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沈䬙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監生臣汪兆錕

謄録監生臣趙位堂

謄録監生臣欽際隆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三

形色部一

形體

順聞順見 管子耳司聽聽必丨丨聞審謂之聰目司視視必丨丨見察謂之明 老吃 管子行年六十而丨丨

畏塗 管子塗之畏者莫如口注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故可畏也 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 管子心不動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注心亦當無為故云不動然四肢耳目自心使萬物莫不得其情也

六道 管子四肢丨丨身之體也注六道謂上有四竅下有二竅也 君之位官

之分管子心之在體｜｜｜也九竅之有職｜｜｜也潔宮開門管子｜其｜｜其｜去私毋言神明若存注宮心之宅猶靈臺也門謂口也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管子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曰五藏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脾生膈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為九竅脾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為竅｜｜｜｜｜｜｜｜按此段五味五肉分屬五藏五行與他書不同即與下子華子五藏色象配五行亦不同兩採以備參攷察於淑湫管子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嚴容畏敬精將至定管子｜｜｜｜｜｜｜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精舍管子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肢堅固可以為｜｜筋信骨強管子人能正靜皮膚裕寛耳目聰明｜｜

而丨丨心全於中形全於外管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不逢天菑不遇人害丨天出其精地出其形管子凡人之生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合此以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握遞管子聾盲喑啞跛躄偏枯丨丨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注遞遞著也謂兩手相拱著而不申者寡有疥騷終無消醒管子其泉白青其人堅勁丨丨丨丨丨丨丨膌胜管子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饑寒身之丨丨而哀憐之凝蹇而為人管子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丨丨丨丨而九竅五慮出焉此乃其精也不銷棄管子腫婦丨丨丨注腫古孕字銷棄謂散壞也訾食管子丨丨者管子裸體丨丨稱不肥體紉胸疾注紉猶摩也湯晳尹黑晏子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丨貿丨而長顏以髯兌上豐下倨身而揚聲伊丨丨而短蓬而髯豐上兌下僂身而下聲晏子長

不滿六尺晏子｜｜｜｜｜｜｜身相齊國名顯諸侯　相使子華子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者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持者知識也　形同則氣同子華子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氣同則知識同矣　嗇出節受子華子心居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回濁｜其所以｜而謹｜其所｜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揺　與天地大數通體為一子華子一人之身為骨凡三百有六十精液之所朝夕也氣息之所吐吸也心意知慮之所識也手足之所運動而指股之所信屈也皆｜｜｜之｜｜｜｜而｜｜故曰天地之間人為貴　為骨三百六十見上　觀流水者與水俱流子華子｜｜｜｜｜｜其目運而心逝者歟　火宿心木宿肝金宿肺水宿腎土宿脾子華子｜｜於｜炎上而排下其神燥而無準

人之暴急以取禍者心使之也丨丨於丨觸突干抵而銳其神猬束而無當人之樸顬以取禍者肝使之也丨丨於丨磑訇而不屈罄而不能仰也其神闊疎而無法人之訐決以取禍者肺使之也丨丨於丨瑟縮以湊險其神伏而不發人之婷阿脂韋以取禍者腎使之也丨丨於丨磅礴而不盡其滮漉也下注而不止其神好大而無功人之重遲澀納以取禍者脾使之也

與晝夜相通與天地相灌注子華子人有精神也其升降上下丨丨丨丨丨也丨丨丨丨丨也

精稟於金火氣諧於水木子華子五臟六腑各有神主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精氣之合是生十物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是也

十物見上

覆蓮子華子夫心也五六之主也精神之舍也心之精為火其氣為離其色赤其狀如丨丨丨其神為朱鳥其竅上通於舌

懸瓠子華子肝之精為木其氣為震其色青其狀如丨丨丨其神為蒼

龍其竅上通於目

懸磬 子華子肺之精為金其氣為兌其色白其狀如丨丨其神為伏虎其竅上通於鼻

介石 子華子腎之精為水其氣為坎其色黑其狀如丨丨其神為元龜其竅上通於耳

覆缶 子華子脾之精為土其氣為戊已其色黃其狀如丨丨其神為鳳凰其竅上通於口

五官司候 子華子脾肺心肝腎丨丨之丨口舌鼻耳目五官之丨

小腰 墨子昔荆靈王好丨丨荆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

心之門戶 鬼谷子口者丨丨丨丨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慮智謀此皆由門戶出入故關之以捭闔制之以出入捭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

九竅十二舍 鬼谷子丨丨丨者氣之門戶心之總攝也

有筋無骨 尸子徐偃王丨丨丨丨

天分地分 列子精神者丨之丨骨骸者丨之丨屬天清而散丨屬地濁而聚

蛇身人面牛首虎鼻 列子庖犧

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此有非人之形而有大聖之德**片體**列子汝之丨丨將氣所不受**肌色皯黣**列子燋然丨丨丨丨昏然五情爽惑**盜陰陽之和**列子若一身庸非盜哉丨丨丨丨丨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天地之委形**列子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丨丨丨丨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貌色智態亾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列子人自世至老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注世音生**一毛**列子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丨丨以濟一世汝為之為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大化有四**列子人自生至終丨丨丨丨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亾也其在嬰孩志

氣專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
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
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嬰孩之全方於
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返其極矣**骨立**列子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
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不至不反**列子目將眇者
先睹秋毫耳將
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
朽體將僵者先亟犇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
者則｜｜**餘窾**列子子與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
條也設令發於｜｜｜子亦將承之**龍伯之民**
短猶數十丈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
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趨歸
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
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減龍伯之國
使阨侵小｜｜｜｜使｜至伏
羲神農時其國人｜｜｜｜**僬僥尺五諍人九寸**列
子

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丨丨國人長一丨丨寸東北極有人名曰丨丨長丨丨

氣猛形露 列子來丹丨甚丨丨甚丨計粒而食順風而趨注有胆氣而體羸虛

六孔流通一孔不達 列子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勿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譆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

賅存 莊子百骸九竅六臟丨而丨焉吾誰與為親

天之生是使獨 莊子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

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人貌有與**見上

駢拇枝指附贅縣疣莊子｜｜｜｜出乎性哉而侈於德｜｜｜｜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橫目之民莊子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乎願聞聖治

困惾中顙莊子五臭薰鼻

｜｜｜｜柳生左肘莊子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邱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其｜｜其意蹷蹷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亾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腫噲莊子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手足胼胝

脣如激丹齒如齊貝莊子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

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耻不取馬

槁項黃馘 莊子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丨丨丨丨者商之所短也按商曹商

修上趨下末僂後耳 莊子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丨丨而丨丨丨丨而丨丨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

視若營四海 見上

重閽 莊子胞有丨丨心有天遊

魂交形開 莊子其寐也丨丨丨其覺也丨丨

一葉蔽目不見太山 鶡冠子夫耳之主聽目之主明丨丨丨丨丨丨兩豆塞耳不聞雷霆

兩豆塞耳不聞雷霆 見上

乘天明寄天聰託天智 韓非子人也者丨於丨丨以視丨於丨丨以聽丨於丨丨以思慮

腸胃

為根本　韓非子人無毛羽不衣則必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丨丨丨丨丨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

戰勝肥　韓非子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丨丨故丨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

行不勝衣　荀子葉公子高微小短瘠丨若將丨丨其丨

二足無毛　荀子今夫猩猩形笑亦二足而毛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胾故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其丨丨丨而丨丨也

傴伸　荀子身不肖而誣賢是猶丨丨丨而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衆注伸身之誤

天官天君　荀子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丨丨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丨丨

跂匡　荀子譬之是猶傴巫丨丨大自以為有知也注匡讀為尪廢疾之人

五鑿　荀子丨丨為正心從而壞

堯長舜短　荀子帝丨丨帝

丨丨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文王長周公短**見上**仲尼長子弓短**見上

師者呂氏春秋丨丨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注師瞽師目無見者也故枕之以糠糠其芒眛子目非利之者也**不得擅行必有所制**呂氏春秋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為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為必有所制此貴生之術也

九竅寥寥呂氏春秋耳不可贍目不可厭口不可滿身盡府種筋骨沈滯血脈壅塞丨丨丨丨曲失其宜雖有彭祖猶不能為也**一有所居則八虛**呂氏春秋人之竅九丨丨丨丨丨丨丨注居猶壅閉也

夔非一足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丨丨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

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唯聖人為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樂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也

帶益三副

呂氏春秋齊湣王亾居衛謂公王丹曰我何如主也王丹對曰王賢主也臣聞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恨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而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辨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滿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國居衛也｜｜｜｜矣注副或作倍

馬喙

淮南子皋陶｜｜是謂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

兌形小頭隆鼻大口鳶肩企行

淮南子東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其地宜麥多虎豹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人修形兌上大口決眦竅通於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其地宜稻多兕象西

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面末僂修頸卬行竅通於鼻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多旄犀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閉也寒氷之所積也蟄蟲之所伏也其人翕形短頸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色主腎其人惷愚而壽其地宜菽多犬馬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人大面短頤美鬚惡肥竅通於口膚肉屬焉黃色主胃慧聖而好治其地宜禾多牛羊及六畜

決眦見上

修頸卬行見上

翕形短頸大肩下尻見上

大面短頤美鬚惡肥見上

日月風雨淮南子是故耳目者｜｜也血氣者｜｜也

困慰淮南子侏儒瞽師人之｜｜者也人主以備樂

四用淮南子天有四時人有｜｜何謂四用視而形之莫明於目聽而精之莫聰於耳重而閉之莫固於口舍而藏之莫深於心目見其形耳聽其聲口言其誠而心致之精則萬物之化咸有極矣

各有

所宜而人性齊淮南子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跖钁强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凖傴者使之塗||||||||||矣注長脛以蹋插者使入深脊强者任負重目不正因令睎傴人塗地因其俛也

見兔而缺脣見麋而四目淮南子孕婦||||||||||子||||子豐人杼首揚子趙魏之郊燕之北鄙凡大人謂之豐人燕記曰||||||杼首長首也

心之樞機國語夫耳目||||||也故必聽龢而視正聽龢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

有骨節踦跂國語||畢行無處人注踦跂跡蹇

專車國語吳代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

至禹殺而戮之其||||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今為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

三五之門國語且夫口||||也注口所以紀三辰宣五行也故謂之門

上下左右以相心目國語貳若體焉||||||||用而不倦身之利也上貳代代舉下貳代履周旋變動以役心目故能治事以制百物若下攝上與上攝下周旋不變以違心目其反為物用也何事能治

上貳代舉下貳代履見上

籧篨戚施僬僥侏儒矇瞍嚚瘖聾聵僮昏國語||不可使俛||不可使仰||不可使舉||不可使援||不可使視||不可

使言丨丨不可使聽丨丨不可使謀又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鎛蘧篨蒙璆侏儒扶盧矇瞍修聲聾聵司火僮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也以實裔土

虎目豕喙鳶肩牛腹 國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丨丨而丨丨丨丨而丨丨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遂勿視

黑齒雕題 戰國策丨丨丨丨鯷冠秫縫大吳之國也注以草染齒為黑雕題者刻其肌以丹青涅之

鳥身人言 史記秦紀大廉元孫曰孟戲中衍丨丨丨丨

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 史記秦始皇紀尉繚曰秦王為人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

項羽亦重瞳子 史記項羽紀贊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丨丨丨丨丨羽豈其苗裔耶何興之暴也

黑子 史記高祖紀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丨丨注正義曰許北人呼為黶子吳楚謂之誌誌記也

長

頸鳥喙 史記越世家范蠡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越王為人｜｜｜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

修下而馮 史記趙世家至於後世且有伉王亦黑龍面而鳥噣鬢麋髭䫇大膺大胸｜｜｜｜

首上圩頂 史記孔子世家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注索隠曰圩音烏頂音鼎圩鼎言頂上窊也

長人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而異之

項類臯陶肩類子産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其｜｜｜｜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望羊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學鼓琴師襄子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

不能道

說而善著書史記韓非傳非為人口吃｜｜｜｜｜｜｜不盈五尺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羔長｜｜｜｜受業孔子眇小丈夫史記孟甞君傳孟甞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甞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耳孟甞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魁然見上槃散史記平原君傳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行汲曷鼻巨肩史記蔡澤傳蔡澤不遇而從唐舉相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注索隱曰曷鼻謂鼻如蝎虫也巨肩肩巨於項也蓋項低而肩竪也期期史記張丞相傳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知其不可八尺為侯丞相六尺失侯史記張丞相傳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餘｜｜｜｜蒼子復長及孫類長｜｜餘

坐法丨丨

猨臂史記李將軍傳廣為人丨丨其善射亦天性也

短小精悍史記郭解傳解為人丨丨丨丨

腹中肥漢書五行志在人丨丨丨而包裹心者脂也

密理疏理漢書鼂錯傳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丨丨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丨丨鳥獸希毛其性能暑

盲杜子夏漢書杜欽傳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為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為丨丨丨丨以相別

偏盲見上

鼻末銳卑漢書昌邑哀王髆傳故王年二十六七為人青黑色小目丨丨丨丨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

懸珠編貝漢書東方朔傳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丨丨齒若丨丨

手足皸瘃漢書趙充國傳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

險阻將軍士寒丨丨丨丨竊有利哉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漢書翼奉傳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伸動於貌不能劇談漢書揚雄傳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丨丨丨丨默而好深湛之思兩手皆拳漢書外戚傳孝武鉤弋趙倢伃昭帝母也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丨丨丨丨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丨大聲而嘶漢書王莽傳莽為人侈口蹷頤露眼赤精丨丨丨丨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氂裝衣反膺高視瞰臨左右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為鴟目虎吻見上公孫帝後漢書公孫述傳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為符瑞因刻其掌文曰丨丨丨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後漢書馮勤傳兄弟

形皆偉壯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長｜｜｜｜也乃為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

妻上見洞精矘眄口吟舌言 後漢書梁冀傳為人鳶肩豺目｜｜｜｜｜｜｜注目睛直視語吃不能明了

鼎角匽犀足履龜文 後漢書李固傳固貌狀有奇表｜｜｜｜｜｜｜注鼎角者頂有骨如鼎足也匽犀伏犀也

長頭 後漢書賈逵傳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

大耳兒 後漢書呂布傳布目備曰｜｜｜｜最叵信按蜀志劉先主傳先主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目見其耳

美須豪眉 後漢書趙壹傳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體貌魁梧身長九尺｜｜｜｜望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

闊節 後漢書趙壹傳｜｜疢動膝灸壞潰注人有四關十二節

尼首方面 後漢書高獲傳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

也為人｜｜｜｜｜注尼首首象尼邱山中下四方高也

頂中有面後漢書東夷傳東沃沮又於岸際見一人乘破船｜｜｜復｜｜與語不通不食而死

頭扁後漢書東夷傳韓俗憙歌舞飲酒鼓瑟兒生欲令其｜｜皆押之以石

長耳垂肩後漢書南蠻傳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帥貴｜｜｜皆穿而縋之｜｜｜三寸

鬚長四尺魏志崔琰傳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

面鼻雄異蜀志馬超傳注馬騰為人長八尺餘身體洪大｜｜｜｜

白眉蜀志馬良傳馬良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

膽如斗大蜀志姜維傳注世語曰維死時見剖｜｜｜｜

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吳志吳主傳注江表傳曰孫堅為下邳丞時權生｜｜｜｜｜｜｜堅異之以為有貴象

紫髯 吳志吳主傳注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向有丨丨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是誰降人答曰是孫會稽遼及樂進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舉軍嘆恨

狼顧 晉書宣帝紀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丨丨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

折臂三公 晉書羊祜傳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丨丨丨丨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

杜預癭 晉書杜預傳吳人知預病癭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癭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

重八百斤 晉書南陽王模傳保體質豐偉嘗自稱丨丨丨丨按保南陽王模子

眼爛爛如巖下電 晉書王戎傳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丨丨丨丨丨

視日不眩 見上

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 晉書庾敳傳敳字子嵩丨丨丨丨丨丨

丨丨丨其聲如雷晉書陸機傳身長七尺丨丨丨丨鬚參軍短主簿晉書郗超傳桓溫辟為征西大將軍掾溫遷大司馬又轉為參軍溫英氣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謂不能測遂傾意禮待超亦深自結納時王珣為溫主簿亦為溫所重府中語曰丨丨丨丨丨丨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超髯珣短見上謝白面晉書謝石傳石少患面創療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差舐處甚白故世呼為丨丨丨此中最是難測地晉書顧和傳王導為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顗遇之和方擇蝨夷然不動顗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丨丨丨丨丨丨丨顗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為然鬚目驚人晉書劉牢之傳牢之面紫赤色丨丨丨丨而沈毅多計畫頭小而銳童子白黑分明晉書趙至傳年十六游鄴

復與康相遇隨康還山陽改名濬字允元康每曰卿有｜｜｜｜｜｜｜｜｜有白起之風矣按康嵇康

白起風上見有奇骨晋書桓温傳生未期而太原温嶠見之曰此兒｜｜｜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

面有七星晋書桓温傳姿貌甚偉｜｜｜｜少與沛國劉惔善惔稱之曰温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晋宣王之流亞也

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上見似

劉司空晋書桓温傳初温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温便潸然而泣温問其故荅曰公甚｜｜｜｜温大悦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温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

抱輒易人晋書桓元傳大司馬温之孽子也其母馬氏常與同輩夜坐於月下

見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二寸火珠冏然明淨競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有娠及生元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靈寶姊媪每丨詰温丨丨丨而後至云其重兼常兒温甚愛異之

重兼常兒 見上

豹視 晉書王彌傳少游俠京師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丨丨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矣

雙眸冏徹瞳子四轉 晉書盧循傳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善草隷弈棋之藝

當心赤毫 晉書劉元海載記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丨丨有丨丨毛三根長三尺六寸

生而眉白 晉書劉曜載記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丨丨丨丨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而皆長五尺

貌奇有壯骨 晉書石季龍載記年六七歲有善相者曰此兒丨丨丨丨丨貴不可言

龍顏版齒 晉書慕容皝載記丨丨丨丨身長七尺八寸

一淚 晉書苻生載記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

無一目為兒童時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丨丨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

赤文隱起成字 晉書苻堅載記背有丨丨丨丨丨丨曰草付臣又土王咸陽臂垂過膝目有紫光

目有紫光 見上

肉印 晉書呂光載記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丨丨

脈起成字文曰巨霸 晉書呂光載記光左臂肉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日角偃月 晉書慕容德載記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偉額有丨丨丨丨重文

彈棋八勢 宋書王敬弘傳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桓元謂之丨丨丨丨

出面露口禿頂拳髮 宋書臧質傳長六尺七寸丨丨丨丨丨丨

似畫圖仲尼像 宋書自序上以伯玉容狀丨丨丨丨丨常呼為孔丘舊制車丨駕出行衛尉丞直門常戎服張永謂伯王曰此職乖卿志王景文亦與伯玉有舊常陪輦出指伯玉白上孔丘

奇形容上於是特聽伯玉直門服元衣

白虹貫日 齊書褚淵傳輕薄子頗以名節譏之以淵眼多白精謂之||||言為宋氏亾徵也

腋下生乳 齊書王敬則傳敬則年長兩||||各長數寸

面方如田 齊書李安民傳明帝大會新亭勞接諸軍主摴蒱官賭安民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民曰卿||||封侯狀也

姿狀纖小 齊書劉瓛傳瓛||||儒學冠於當時

服蘆茹丸以自銷損 齊書隨郡王子隆傳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壯常||||||

蕭啞 齊書蕭坦之傳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為||

數人推扶乃能徒步 齊書袁彖傳彖形體充腴有異於衆每從車駕射雉在郊野|||||||

行出人上常自俯屈 齊書扶南國傳房法乘清河人昇明中為太祖驃騎中兵至左中郎將性方簡身長八尺三寸||||

丨丨丨丨青州刺史明慶符亦

以手握臂月小半分

梁書沈約傳以書陳情於勉曰開年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年牽策行止努力祇事外觀傍覽尚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僶俛解衣一臥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丨丨丨丨率計丨丨丨丨以此推算豈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復一日將貽聖主不追之恨冐欲表閒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才力所堪惟思是策

長與法乘等朝廷唯此二人

紫志

梁書沈約傳約左目重瞳子腰有丨丨聰明過人

龍顏馬口

梁書范縝傳八彩重瞳勛華之容丨丨丨丨軒皡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胆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

河目

梁書劉峻傳龍犀日角帝王之表丨丨龜文公侯之相

目精洞黃

能視闇中物陳書馬樞傳凡所居處盜賊不入依托者常數百家｜｜｜｜｜｜｜青睛陳書徐陵傳陵目有｜｜時人以為聰惠之相通睛揚白陳書新安王伯固傳伯固世祖第五子也生而龜胸目｜｜｜醜而不陋吃而能談南史周弘正傳弘正形狀眇小而俊辯善言論｜｜｜｜｜｜卿言目眇眇以愁予耶南史劉孝綽傳子諒為梁湘東王所善王常遊江濵嘆秋望之美諒對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以為刺己應曰｜｜｜｜｜｜｜｜｜從此嫌之坳胡南史鄧琬傳劉胡南陽涅陽人也本以面坳黑似胡故名｜｜及長單名胡馬出身郡將稍至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蠻甚畏憚之明帝即位除越騎校尉蠻畏之小兒啼語云劉胡来便止方頤隆準南史樂藹傳家居江陵｜｜｜｜舉動藴藉頭生二角

南史孫謙傳末年丨丨肉丨各長一寸

七星文 南史陶弘景傳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孔各有十餘毛出外二尺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丨丨丨丨

黑面僕射 魏書宗室欽傳位中書監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欽色尤黑故時人號為丨丨丨丨

筆頭 魏書古弼傳弼頭尖世祖常名之曰丨丨是以時人呼為筆公

鱸王 魏書王惠龍傳初崔浩弟恬聞惠龍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既婚姻及見惠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鱸鼻江東謂之丨丨惠龍鼻大浩曰真貴種矣

瞎虎 魏書谷楷傳楷眇一目而性甚嚴忍前後奉使皆以酷暴為名時人號曰丨丨

坐仰偃伏 北齊書安德王延宗傳延宗容貌充壯丨則丨丨則丨人笑之乃嚇然奮發氣力絕異馳騁行陣勁捷若飛

生而無骨 北齊書淮南王仁光傳河西王仁幾丨丨丨丨不自支持

蒜髮 北齊書慕容紹宗傳西魏遣其大將王思政入據潁州又以紹宗

為南道行臺與太尉高岳儀同劉豐等率軍圍擊堰洧水以灌之時紹宗頻有凶夢意每惡之乃私謂左右曰吾自年二十已還恒有｜｜昨来蒜髮忽然自盡以理推之蒜者算也吾算將盡乎未幾與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東北来遠近晦冥舟纜斷飄艦徑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而死

龍眉豹頸 北齊書高昂傳昂字敖曹乾第三弟幼稚時便有壯氣長而俶儻膽力過人｜｜｜｜姿體雄異

面如刻畫 北齊書崔㥄傳趙郡李渾嘗讌聚名輩詩酒正讙譁㥄後到一坐無復談話者鄭伯猷嘆曰身長八尺｜｜｜｜謦欬為洪鐘響

立髮委地 北齊書王琳傳琳體貌閑雅｜｜｜｜

有班定遠相 北齊書徐之才傳孝綽又云徐郎燕頷｜｜｜｜之｜

智牙 北齊書徐之才傳武成生齵牙問諸醫尚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怒而撻之後以問之才拜賀曰此

是丨丨生智牙者聰明

長壽武成悦而賞之

齊鬚公 北齊書許惇傳惇美鬚髯下垂至帶省中號為長鬣公顯祖嘗因酒酣握惇鬚髯稱美遂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懼因不復敢長時人又號為丨丨丨

隱身鞍甲之中 周書李彌傳弟檦大統元年授撫軍將軍進封晋陽縣子邑四百戶尋為太祖帳内都督從復弘農破沙苑檦跨馬運矛衝鋒陷陣丨丨丨丨丨丨敵人見之皆曰避此小兒不知檦之形貌正自如是太祖初亦聞檦驍悍未見其能至是方嗟嘆之謂檦曰但使胆決如此何必須要八尺之軀也

兩手各長尺餘 隋書劉元進傳少好任俠為州里所宗丨丨丨丨丨丨臂垂過膝

犀額龜背 隋書劉焯傳焯丨丨丨丨望高視遠聰敏沈深弱不好弄

模書知字 隋書盧太翼傳其後目盲以手丨丨丨丨而

楊大肚 北史齊文宣帝紀雖以楊愔為宰輔使進廁籌以其體肥呼為丨丨丨

六丨其丨

指蹤而緩步因謇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因善用
北史李諧傳諧為人短小｜｜因瘦而舉頤因跛

三短上見
北史斛律光傳光字明月｜｜神爽雄傑少言笑工騎射

連心馬面彪身
舊唐書高宗紀癸丑涇州獻

左仗下黒色小兒
舊唐書

異體二小兒｜｜｜｜年四歲
書李密傳密以父蔭為左親侍常在仗下煬帝顧見之退謂許公宇文述曰向者｜｜｜｜｜｜為誰許公對曰故蒲山公李寛子密也帝曰箇小兒視瞻異常勿令宿衛

眼有赤光
舊唐書劉師立傳後人告師立自云｜｜｜｜體有非常之相姓氏又應符識太宗謂之曰人言卿欲反如何師立大懼俯而對曰臣任隋朝不過六品身材駑下不敢輒希富貴過蒙非常之遇常以性命許國而陛下功成事立臣復致位將軍顧已循躬實踰涯分臣是何人輒敢言反太宗笑曰知卿不然此妄言耳賜帛六十疋延入臥內慰諭之

李

緯好髭鬚 舊唐書房元齡傳太宗幸翠微宮授司農卿李緯為民部尚書元齡時在京城留守有自京師来者太宗問曰元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元齡但云｜｜｜｜｜更無他語太宗遽改授緯洛州刺史其為當時準的如此

鳶肩火色 舊唐書馬周傳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所親曰吾見馬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刪蕪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昔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騰上必速恐不能久耳

面似高麗 舊唐書楊再思傳再思為御史大夫時張易之兄司禮少卿同休常奏請公卿大臣宴於司禮寺預其會者皆盡醉極歡同休戲曰楊内史｜｜｜｜再思欣然請翦紙自帖於巾卻披紫袍為高麗舞縈頭舒手舉動合節滿座嗢笑

神彩過人 舊唐書楊慎矜傳偉儀形風韻高朗愛客喜飲藉甚於時慎名常覽鏡見其鬚面｜｜有｜於｜覆鏡歎惋曰吾兄弟三人盡

長六尺餘有如此貌如此材而見容當代以驢耳龍耳期全難矣何不使我少體弱耶竟如其言

舊唐書李忠臣傳建中初常因奏對德宗謂之曰卿耳甚大真貴人也忠臣對曰臣聞｜｜甚大｜｜甚小臣耳雖大乃驢耳也上說之

卷髮唐書王世充傳世充豺聲｜｜忌刻深阻涉書傳喜兵法通龜策推步

容貌魁岸唐書薛舉傳｜｜｜｜武敢善射殖產巨萬好結納邊豪為長雄

方口博脣唐書裴師德傳師德長八尺｜｜｜｜深沈有度量人有忤己輒遜以自免不見容色

猨臂虎口唐書郭知運傳知運長七尺｜｜｜｜

雄文似臨淮王面黑子似顏平原唐書柏良器傳父造以獲嘉令死安祿山難乃學擊劍欲報賊父友王奐為光弼從事見之曰爾｜｜｜｜｜｜｜｜｜｜｜殆能立功乃薦之光弼

短李唐書李紳傳為人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時號｜｜

胸有七黑子唐書高力士傳力士幼與母麥相失後嶺南節度使得之瀧州迎還不復記識母曰｜｜｜｜｜在否力士袒示之如言母出金環曰兒所服者乃相持號慟帝為封越國夫人

白眼相公唐書張允伸傳允伸卒詔張公素為節度使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性暴厲眸子多白燕人號｜｜｜｜

言音鴻爽唐書齊映傳映為人白皙長大｜｜｜｜故帝令侍左右或前馬臚傳詔旨

顧視如猛獸五代史雜傳張彥澤為人驍悍殘忍目睛黃而夜有光｜｜｜｜

顧目見耳五代史前蜀世家王衍為人方頤大口垂手過膝｜｜｜｜

郭雀兒五代史東漢世家周太祖少賤黥其頸上為飛雀世謂之｜｜｜

瘿相宋史王欽若傳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為｜｜

鐵山宋史王繼升傳子貽遠形質魁偉色黑繼升名之｜｜

黑王相公宋史王超傳子德用字元輔狀

貌雄毅面黑頸以下白皙人皆異之閭閻婦女小兒皆呼德用曰｜｜｜｜

牛目虎顧　宋史蕭注傳安石｜｜｜｜視物如射按安石王安石

四乳　宋史范鎮傳兄鎡卒於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鎮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閒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

目光有芒　宋史儒林傳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生而｜｜｜｜為人材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

鐵色　宋史文苑傳賀鑄長七尺面｜｜眉目聳拔

面藍色　宋史丁大全傳字子萬鎮江人｜｜｜

人質幺麼　宋史南漢世家有余延業者｜｜｜｜

睛如金　宋史佞幸傳王黼為人美風姿目｜｜｜有口辨才疎儁而寡學術

耳重輪　宋史外國大食傳大中祥符五年廣州言大食國人無西忽盧華百三十歲｜有｜｜｜貌甚偉異

長髮因吉　遼史蕭陶蘇斡傳四世祖因吉髮長

五尺時呼為｜｜｜｜**目若風馳**遼史逆臣傳察割字歐辛其父安端嘗使奏事太祖謂近侍曰此子｜｜｜｜面有反相朕若獨居無令入門**膺若蛇皮**遼史逆臣傳益都殘忍多力｜｜｜｜**鬍張口哆**金史雷淵傳為人軀幹雄偉｜｜｜｜顏渥丹眼如望洋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懲創餘亦不能變也**目光如鶻**金史王鬱傳儀狀魁奇｜｜｜｜**目中有火**元史孟速思傳幼有奇質年十五盡通本國書大祖聞之召至闕下一見大悅曰此兒｜｜｜｜它日可大用**黑鬍使臣**元史拜降傳授浙江省理問官時事方草創省臣有所建白及事有不可便宜自決須奏聞者以拜降善數奏數令馳驛往咨於朝及引見世祖遲識之喜曰｜｜｜｜復來耶其見器重如此**修目覆目**元史察罕帖木兒傳身長七尺｜｜｜｜左頰有三毫或怒則毫皆直指**左**

頰三毫上見額有赤文如雙樹　元史何榮祖傳榮祖狀貌魁偉｜｜｜｜｜｜背負隆起有相者謂曰子位極人臣且壽相也

面如紫瓊　元史張起巖傳起巖｜｜｜｜美髯方順而眉目清揚可觀望而知為稚量君子

不任乘馬　元史李朮魯翀傳翀陝西漢中道廉訪使會立太禧院除僉太禧宗禋院兼袛承神御殿事詔遣使趣之還迎駕至龍虎臺帝問子翬來何緩太禧院使阿榮對曰翀體豐肥｜｜｜｜從水道來是以緩耳

唯耳之恃　逸周書師曠曰瞑臣無見為人辨也｜｜｜｜而耳又寡聞而易窮王子汝將為天下宗乎

小墨墨　劉向新序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朕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羣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

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

齒堅剛舌柔順 孔叢｜｜｜｜卒盡相磨｜｜｜終以不獘

目瞷 焦氏易林｜｜足動喜如其願舉家蒙寵

口方舌圓為知樞門 焦氏易林｜｜｜｜｜｜｜｜解釋鉤帶商旅以歡

癠蠡小瘦 焦氏易林｜｜｜｜以病之癠

禿齒 焦氏易林凶門生意牢戶多寬沙陁｜｜使我困窮

大足長股 焦氏易林｜｜｜｜利出行道

食多者長食少者幼 劉熙釋名齒始也少長之別始乎此也以齒｜｜｜｜也｜｜｜｜也

事業所須 劉熙釋名手須也｜｜之｜｜也

任於恩班固白虎通心之為言任也｜｜｜也象火班固白虎通心所以為禮何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故心｜｜色赤而銳也人有道尊天本在上故心下銳也耳為之候何耳能徧內外別音語火照有似於禮上下分明支體主班固白虎通目為心視口為心譚耳為心聽鼻為心嗅是其｜｜｜也肝之府班固白虎通膽者｜｜｜也肝者木之精也主仁仁者不忍故以膽斷也是以肝膽二者必有勇也雄顙而深目虎膺而熊背吳越春秋專諸者堂邑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鬬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甚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

為用

迎風則僵負風則伏

吳越春秋臣國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按此要離語

人心惠而目多采

王充論衡望豐屋知名家睹喬木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也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則眸子瞭瞭者目文瞭也夫候國占人同一實也國君聖而文人聚｜｜｜｜｜｜｜

足蹈二五手把十文

葛洪神仙傳洪按西昇中胎及復命芭及珠韜玉機金篇內經皆云老子黃白色美眉廣顙長耳大目疎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純骨雙柱耳有三漏門｜｜｜｜｜｜｜｜以周文王時為守藏史至武王時為柱下史時俗見其久壽故號之為老子

髮大如縷

王嘉拾遺記頻新國人来朝其國人皆多力不食五穀日中無影飲桂漿雲霧羽毛為衣｜｜｜｜堅韌如觔伸之幾至一丈置之自縮如蝨

面似羌

劉義慶世說王平子始下丞相

語大將軍不可復使羌人東行乎子丨丨丨**顏回重瞳**劉勰新論孔子返字丨丨丨丨**六手**任昉述異記軒轅之初立也有蚩尤氏兄弟七十二人銅頭鐵額食鐵石軒轅誅之於涿鹿之野蚩尤能作雲霧涿鹿今在冀州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四目丨丨**大頭龍驤**崔鴻前秦錄雄頭大足短軍中稱為丨丨丨丨按雄苻雄**髮至於眉**李蘩鄴侯外傳周氏既娠凡二年方寢而生泌生而丨丨丨丨**羊鼻公**柳宗元龍城錄魏左相忠言讜論贊襄萬機誠社稷臣有日退朝太宗笑謂侍臣曰此丨丨丨不知遺何好而能動其情侍臣曰魏徵好嗜醋芹每食之欣然稱快此見其真態也**卷耳**高懌羣居解頤韋慶本女選為妃詣明堂欲謝而慶本兩耳先卷朝士多呼為丨丨**黑毫左旋如黑子引之尺餘**段成式酉陽雜俎則天初誕之夕雌雉皆雊右手中指有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生**

不怕京兆尹死不畏閻羅王 段成式酉陽雜俎上都街肆惡少率髠而膚劄備衆物形狀時諸軍張拳强劫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脾擊人者令京兆薛公上言白令里長潛捕約三千餘人悉杖煞屍於市市人有點青者皆炙滅之時大寧坊力者張幹劄左膊曰丨丨丨丨丨丨右膊曰丨丨丨丨丨丨又有王力奴以錢五千召劄工劄胸腹為山亭院池樹草木鳥獸無不悉具細若設色公悉杖殺之

白舍人行詩圖 段成式酉陽雜俎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膚撓自頸已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詩成式甞與荆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闇記反手指其去處至不是此花偏愛菊則有一人持盃臨菊叢又黄夾纈林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挂纈纈窠鎖勝絶細凡刻三十餘處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為丨丨丨丨丨也

腋下有兩肉翅長數寸 段成式酉陽雜俎魏明帝起凌雲臺峻峙數十丈即韋誕白首

處有人鈴下能着屐登緣不異踐地明帝怪而煞之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覺元 段成式酉陽雜俎身神及諸神名異者腦神曰丨丨髮神曰元華目神曰虛監鼻神曰沖龍玉舌神曰始梁

元華 上見

虛監 上見

沖龍玉 上見

始梁 上見

影神 段成式酉陽雜俎道士郭采真言人影數至九成式常試之至六七而已外亂莫能辨郭言漸益炬則可別又說九影各有名丨丨一名右皇二名魍魎三名洩節樞四名尺鬼五名索關六名魄奴七名竈囚舊抄九影名在麻面紙中向下兩字魚食不記八名亥靈胎九魚全食不辨

喉聲如鼓簧若成韻節 段成式酉陽雜俎許州有一老僧自四十已後每寐熟即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許州伶人伺其寢即譜其聲按之

頭中有珠 杜光庭錄異記洪州北界大王埠胡氏子亾其名胡本家貧有子五人其最小者氣狀殊偉此子既生家稍充給農桑營贍力漸豐足鄉

里咸異之其家令此子以舡載麥泝流詣州市未至閒江岸險絶牽路不通截江而渡舡勢抵岸力不能制沙摧岸崩穴中得錢數百萬棄麥載錢而歸由是其家益富市置僕馬營飾服裝咸言此子有福不欲久居村落因令來往城市稍親狎人事行及中道所馳之馬跑地不進顧謂其僕曰舡所抵處岸中得錢馬所跑處亦恐有物因令左右斸之得金五百兩齎之還家他日復詣城市因有商胡遇之知其｜｜｜｜使人誘之以其狎熟飲之以酒取其珠而去初額上有肉隱起如半毬子形失珠之後其肉遂陷既還家親友眷屬咸共嗟訝自是此子精神減耗成疾而卒其家生計亦漸亾落焉

宜為隆儒殿學士　宋敏求春明退朝録　邇英閣講諷之所也閣後有隆儒殿在叢竹中制度特小王原叔久在講筵而身品短同列戲之曰｜｜｜｜

｜｜口能納拳　王俌東都事畧王黼傳黼善風姿面如傅粉鬚髮與目中精色盡金黃張｜｜

自｜｜椎首馬令南唐書義死傳朱令贇大將軍業從子其｜｜也常從業軍初為小校趫捷善射｜｜鷹目軍中號朱深眼

朱深眼上見玉樓銀海趙德麟侯鯖録東坡在廣州日作雪詩云凍合｜｜寒起粟光摇｜｜眩生花人不知其使事也後移汝海過金陵見王荆公論詩及此云道家以兩肩為玉樓以目為銀海是使此事否坡笑之

得坤爻六二之動葉夢得石林燕語吕丞相微仲性沈厚剛果遇事無所為屈身幹長大而方望之偉然初相蘇子瞻草麻云果毅而達兼孔門三子之風直大以方｜｜｜｜｜｜｜蓋以戲之微仲終身以為恨言固不可不吝也

骨類盧多遜王闢之澠水燕談録寇萊公十九擢進士第有善相者曰君相甚貴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終若功成早退庶免深禍蓋君｜｜｜｜耳後果

倚市簷岳珂桯史姑蘇有民家姓唐一兄一妹其長皆丈有二尺里人謂之唐大如其言

漢不復能嫁娶每行勸｜｜｜趂坐如堵墻不可出出輒傾市從觀之日啗斗餘無所得食因適野為巨室受困粟葢立困外即可舉手以致不必以梯也

肖其外氏 陸游老學庵筆記曾子宣丞相家男女手指皆少指端一節外甥亦然或云襄陽魏道輔家世指少一節道輔之姊嫁子宣故子孫｜｜｜｜

聲雌步碎 陸游老學庵筆記韓魏公｜｜文潞公｜｜相者以為二公若無此二事皆非人臣之相

天人相 陸游老學庵筆記陳福公長卿重厚粹美有｜｜之｜然議者擬其少英偉之氣予為編修官時一日與沈持要尹少稷見公於都堂閤公忽盛怒曰張德遠以元樞輒受三省樞密院訴牒雖是勳德重望亦豈當如此方言此時精神赫然目光射人退以告朝士皆云平生未嘗見公怒古人有貴在於怒者此豈是耶

龍爪 陸游老學庵筆記慶歷中河北道士賈衆妙善相見豫章黄庠手曰左手得｜｜雖當魁天下而不仕若

右手得之則貴矣庠果為南省第一不及廷對而死**脛骨大如柱**陸游南唐書盧文進傳嘗至無定河見人||||**鬚若緣坡竹**王楙野客叢書曾直次||長可七尺云炳之玉版紙詩韻曰王侯||||||注王逸髯奴詞曰離離若緣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矲雉**王楙野客叢書方言桂林之間謂人短為||||雉正作矮字呼也**司馬光如周必大**羅大經鶴林玉露壽皇一日燕居歎曰好一箇宰相但恐福薄耳蓋疑其相也一老璫在傍徐奏曰官家所歎豈非周必大乎上曰爾何知曰臣見所畫|||像亦如必大清臞上為之一笑未幾遂登庸為太平宰相與閒揖遜之盛出鎮長沙退休享清閒之福十有餘年**二十八文**周密齊東野語古之所謂廋詞即今之隱語而俗所謂謎手指云大者兩文小者三文十**彌陀印**周密癸辛雜識續集湖州枚共計||||貴涇坊有周||者其人

丨手中有彌陀丨故得名

津液涎淚皆水　張仲才文始真經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沿為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應柬應榆　張仲才文始真經心丨丨肝丨

魄　張仲才文始真經魂晝丨丨夜丨丨寓目能見舍肝能夢

寓目舍肝

素領　陶宗儀輟耕録項後白髮曰丨丨漢馮唐白首為郎官素髮垂領

宣髮　陶宗儀輟耕録人之年壯而髮班白者俗曰算髮以為心多思慮所致蓋髮乃血之餘心主血血為心役不能上廕乎髮也然本草云蕪菁子壓油塗頭能變蒜髮則亦可作蒜易說卦巽為寡髮陸德明曰寡本作宣黑白雜為丨丨據此則當用宣字為是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三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四

形色部二

容止

敬發其充管子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是謂內得善氣迎人管子｜｜｜｜親如弟兄氣淵管子精存自生其外安榮內藏以為泉源浩然和平以為｜｜正形飾德管子形不正者德不來中不精者心不治｜｜｜｜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意行似天管子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欣然

淵然滲然管子東郭郵曰夫｜｜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清靜者縗經之色也｜｜豐滿而手足拇動者兵甲之色也

顏色整齊管子｜｜｜｜中心必式

循唱覆手管子既食乃飽｜｜｜｜注唱口也覆手而循之所以拭其不潔也

據膝隱肘管子亦有｜｜毋有｜｜

悲色

禮顏晏子燕之遊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於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睹晏子恐慎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開之以｜｜然後能盡其復也

相御自得相國

自下晏子晏子為齊相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為｜｜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齊｜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者今子長八尺迺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

為大夫**刷滌**晏子公｜｜而顧晏子**抑手疾視**晏子公怒色變｜｜｜**矜立**晏子景公為巨冠長衣以聽朝疾視｜｜日晏不罷**端弁帶**子華子令天下老師先生｜｜｜而說**立**

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子華子先大夫文子之志也好學而能受規諫｜｜｜｜｜｜｜｜｜｜

道形德容鬼谷子言必詩書行不僻滋以｜為｜以｜為｜**解頤而笑**列子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地文天壤**列子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譆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衿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罪乎不誫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吾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

示之以｜｜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幾也

濕灰 見上

杜德幾善者幾 見上

形諜成光 列子夫內誠不解｜｜｜｜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鳌其所患

若欺魄 列子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焉而不可與接注欺魄土人也

睢盱 列子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注高誘注淮南子云｜｜視聽貌

蹀足謦欬疾言 列子惠盎見宋康王康王｜｜｜｜｜｜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義者也

敦杖蹙之乎頤 列子伯昏瞀人北面而立｜｜｜｜｜｜｜立有間不言而出

掉頭 莊子鴻蒙拊髀雀躍｜｜曰吾弗知吾弗知

臯陬 莊子子貢｜｜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

雁行避影 莊子士成綺｜｜｜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頯然而口闞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

口呿舌

舉莊子公孫龍丨丨丨丨而不合丨丨丨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丨丨丨丨一丨丨一成丨丨丨丨一丨丨丨一若丨嚬有為嚬笑有為笑韓非子吾聞明主之愛一嚬一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而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荀子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丨丨丨丨不由禮則夷固辟違庸衆而野簡連荀子丨丨注簡連傲慢不前之貌禹行舜趨荀子第佗其冠神禫其辭丨丨而猶若荀子其冠絻其纓禁緩其容丨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荀子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昔者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維下流水多耶今汝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汝矣由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丨丨也孔子曰志之吾語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

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注猶若舒和之貌戰者不習使人戰者嚴駔呂氏春秋公子沓相周申向說之而戰公子沓訾之曰申子說我而戰為吾相也夫申向曰向則不肖雖然公子年二十而相見老者而使之戰請問孰病哉公子沓無以應｜｜｜｜也｜｜｜｜｜｜也意者恭節而人猶戰任不在貴者矣純乎其若鍾山之玉桔乎其若陵上之木呂氏春秋君子之容｜｜｜｜｜｜｜｜｜｜｜｜｜｜淳淳乎慎謹畏化而不肯自足乾乾乎取舍不悅而心甚素樸矔眮揚子｜｜轉目也梁益之間瞋目曰矔轉目顧視曰矔吳楚曰眮汨遥揚子｜｜疾行也南楚之外曰汨或曰遥磬折抱鼓抱朴子立則｜｜拱則｜｜恭恭然如不足溫溫然如有就文中子其接長者｜｜｜｜｜｜｜｜接幼者

｜｜｜**動徐行方** 文中子子閒居儼然其｜也｜若有所慮其｜也｜若有所畏

晉侯爽二 國語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取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自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交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絕其義足高曰棄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吾是以云

情華 國語貌｜之｜也

面很 國語知宣子將以瑶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很對曰宵之很在面瑶之很在心心很敗國｜｜不害

雀立不轉 戰國策｜｜｜｜晝吟宵哭注雀立踊也

錯臂 戰國策被髮文身｜｜左衽甌越之民也注以兩臂交錯而立言無禮容

被服造

次必於儒者史記五宗世家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河間王好儒學|||諸儒多從之游||||山東儀狀端正史記儒林傳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者補博士弟子天姿善為容史記儒林傳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股栗史記酷吏傳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瞯氏首惡餘皆||注徐廣曰髀脚戰搖也按都郅都儻蕩不備漢書史丹傳丹為人足知愷悌愛人貌若||||然心甚謹密故尤得信於上奮髯抵几漢書朱博傳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廼敢起就職博||||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耶注師古曰抵擊也容貌堂堂後漢書伏

湛傳湛｜｜｜國之光暉

遇妻子若嚴君 後漢書張湛傳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脩整雖｜｜｜｜｜｜馬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

容姿趨步有出於衆 後漢書虞延傳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小侯每豫朝會而｜｜｜｜｜｜｜顯宗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

溫偉 後漢書鄭康成傳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

溫恭有蘊藉 後漢書桓榮傳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

攝須理鬚 後漢書蔡邕傳｜｜｜｜餘官委貴

揚衡 後漢書蔡邕傳胡老乃｜｜含笑援琴而歌注衡眉目之間也

常以法度自整 後漢書黃琬傳刁蹏字子榮彭城人後陳蕃被徵而言事者多訟蹏復拜議郎遷尚書在朝有鯁直臣節出為

魯東海二郡相性抗厲有名畧所在稱神｜｜｜｜｜｜家人莫見惰容焉

家人莫見惰容 見上

避雨危坐 後漢書郭泰傳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宿旦日容殺鷄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狀如學道 後漢書向栩傳向栩字甫興河内朝歌人向長之後少為書生性卓詭不倫恒讀老子｜｜｜｜又似狂生

頭沒杯案 魏志武帝紀注曹瞞傳曰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中肴膳皆沾汚巾幘

華獨坐 魏志華歆傳注華嶠譜叙曰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衆人微察常以其整衣冠為異江南號之曰｜｜｜

鬼躁鬼幽 魏志管輅傳注輅別傳曰舅夏大夫問輅前見何鄧之日為已有凶

氣未也輅言與禍人共會然後知神明交錯與吉人相近又知聖賢求精之妙夫鄧之行步則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謂之｜｜故鬼躁者為風所收鬼幽者為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按何謂何晏鄧謂鄧颺

奇雅 蜀志諸葛亮傳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觀亮｜｜甚敬重之

氣候分明 吳志朱然傳然長不盈七尺｜｜｜｜內行脩潔其所文采惟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在戰場臨急胆定尤過絕人

終日欽欽 見上

骨體不媚 吳志虞翻傳注翻別傳曰翻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龍章鳳姿 晉書嵇康傳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羣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

為｜｜｜｜**善於俯仰**晉書李勢載記勢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時人天質自然

善持音儀宋書張敷傳｜｜｜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異之

顏嗔謝笑宋書顏竣傳孝建元年轉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留心遐舉自彊不息任遇既隆奏無不可其後謝莊代竣領選意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訴常歡笑答之時人為之語曰｜竣｜而與人官｜莊｜而不與人官

蓬首緩帶風貌清嚴宋書孔覬傳先是庾徽之為御史中丞性豪麗服玩甚華覬代之衣服器用莫不粗率蘭臺令史並三吳富人咸有輕之之意覬｜｜｜｜｜皆重迹屏氣莫敢輕犯

遲行緩步便得宰相齊書褚淵傳淵美儀貌善容止俛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宋明帝常嘆曰褚淵能｜｜｜｜｜持此｜｜｜矣

銜鬚

咀之 齊書柳世隆傳劉攘兵射書與世隆許降世隆開門納之攘兵燒營而去火起乃覺攸之怒——收攘兵兄子天賜女婿張平虜斬之軍旅大散

空中俯仰 齊書張敬兒傳敬兒武將不習朝儀聞當內遷乃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如此竟日妾侍竊窺笑焉

蟬冕所照更生風采 齊書庾杲之傳杲之風範和潤善音吐世祖令對虜使蕭侍中上每嘆其風器之美王儉在座曰杲之為——————————之

風形瓌潤 齊書胡諧之傳諧之——陛下故當與其即真——————善自居處

坐常危膝行則曳步 齊書張融傳融風止詭越——————————翹身仰首意致甚多

風采稜峅 齊書沈文季傳文季———隨例同行常揖遲不進 善於進止司徒褚淵當時貴望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為之屈

公庭就列容止出人 梁書何敬容傳敬容身長八尺白皙

美鬚眉性矜莊衣冠尤事鮮麗每｜｜｜｜｜｜**賀雅**梁書賀琛傳每見高祖語常移晷刻省中為之語曰上殿不下有｜｜**復見衛杜在目**梁書何烱傳何烱白晳美容貌從兄求點每稱之曰叔寶神清弘治膚清今觀此子｜｜｜｜｜**恒以方嵇叔夜**梁書伏曼容傳曼容素美風采帝｜｜｜｜｜｜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眸表韶慧色見英朗**梁書伏挺傳伏挺少有盛名徐勉以疾還宅挺致書勉報曰卿雄州擢秀弱冠升朝穿綜百家佃漁六學觀｜｜其｜｜視｜｜其｜｜若魯國之名駒邁雲中之白鶴**局宇詳正**陳書沈君理王瑒陸繕傳論史臣曰夫衣冠雅道廊廟嘉猷諒以操履敦脩｜｜｜｜經曰容止可觀詩言其儀罔忒彼三子者其有斯風焉**我見謝道兒未嘗足**南史謝述傳述字景先小字道兒尚書僕射殷景仁

領軍將軍劉湛並與述為異常之交述美風姿善舉止湛每謂人曰｜｜｜｜｜｜

覺此生芳蘭竟體 南史謝覽傳梁武平建鄴朝士王亮王瑩等數人揖自餘皆拜覽時年二十餘為太子舍人亦長揖而已意氣閒雅視瞻聰明武帝目送良久謂徐勉曰｜｜｜｜｜｜｜想謝莊政當如此自此仍被賞味

哺歠亦復可觀 南史王彧傳美風姿為一時推謝袁粲見之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有一客少時及見謝琨答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為野父矣粲惆悵良久曰恨眼中不見此人

雅步如常 南史袁粲傳愍孫峻於儀範廢帝倮之迫使走愍孫｜｜｜｜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 按袁粲一名愍孫

飄飄有凌雲氣 南史齊宗室衡陽王道度子鈞傳吳郡張融清抗絕俗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也唯雅重鈞謂從兄緒曰衡陽王｜｜｜｜｜｜｜其風情素韻彌足可懷融與之遊不知

老之將至其見賞如此

趨進轉美 南史齊宗室南豐伯赤斧子穎胄傳穎胄字雲長弘厚有父風起家秘書郎高帝謂赤斧曰穎胄輕朱被身覺其｜｜｜｜足慰人意

韶靡 南史齊臨川獻王映傳應接賓客風韻｜｜

手自搥擊 魏書宗室子華傳性甚褊急當其急也口不擇言｜｜｜｜長史鄭子湛子華親友也見侮罵遂即去之

以文見美 魏書任城王澄傳蕭賾使庾蓽來朝蓽見澄音韻遒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也

風神外偉黃中內潤 魏書清河王懌傳幼而敏惠美姿貌高祖愛之彭城王勰甚器異之並曰此兒｜｜｜｜若天假之年比二南矣

效人舉措 魏書尉地干傳地干奉上忠謹尤善嘲笑世祖見其｜｜｜｜忻悅不能自勝甚見親愛

舉止風流有似儒者 魏書賀狄干傳狄干在長安幽閑因習讀

書史通論語尚書諸經｜｜｜｜｜｜｜｜｜

有不可犯之色

魏書于烈傳烈善射少言｜｜｜｜｜｜

風彩閑潤

魏書盧元明傳涉歷羣書兼有文義｜｜｜｜進退可觀永安初長兼尚書令臨淮王彧欽愛之及彧開府引為兼屬仍領部曲

聲姿清亮進止可觀

魏書宋弁傳高祖曾因朝會之次歷訪治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高祖稱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

相愛舉動可更為一行

魏書裴粲傳歷正平恒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曾以事屬粲粲不從雍甚為恨後因九日馬射勅畿內太守皆赴京師雍時為州牧粲往修謁雍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邁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解顏及坐定謂粲曰｜｜｜｜｜｜｜｜｜粲便下席為行從容而出

不以霑濡改節

魏書裴粲傳曾詣清河王懌下車始進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懌乃令人持蓋覆之

歎謂左右曰何代無竒人**眼光奕奕**北齊書瑯邪王儼傳儼以和士開駱提婆等奢恣盛脩第宅意甚不平當謂曰君等所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也二人相謂曰瑯邪王——————數步射人向者蹔對不覺汗出天子前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崔生堂堂之貌亦當無媿裴子**北齊書崔瞻傳楊愔欲引瞻為中書侍郎時盧思道直中書省因問思道曰我此日多務都不見崔瞻文藻卿與其親通理當相悉思道答曰崔瞻文詞之美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沒愔云此言有理便奏用之事既施行愔又曰昔裴瓚晉世為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門出入宿衛者肅然動容——————————**服章有殊於衆**周書獨孤信傳信既少年好自脩飾——————軍中號為獨孤郎**側帽**周書獨孤信傳信在秦州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民有戴帽者咸慕信而——

馬其為隣境及士庶所重如此**容止堂堂足為當今模楷**周書長孫紹遠傳太祖每謂羣公曰長孫公任使之處令人無反顧憂漢之蕭冠何足多也然其|||||||||

獨坐滿一榻隋書韋藝傳藝容貌瓌偉每夷狄參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之|||||番人畏懼莫敢仰視

平生未嘗廻顧隋書李禮成傳禮成年七歲與姑之子蘭陵太守滎陽鄭顥隨魏武帝入關顥毋每謂所親曰此兒||||||當為重器耳

縮鼻笑北史崔㥄傳素與魏收不協收後專典國史㥄恐被惡言乃悦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之憾不釋

二天人北史崔子約傳子約武定中為平原公開府祭酒與孔子瞻俱詣晉陽寄居佛寺瞻長於子約二歲每退朝久立子約馮几對之儀望俱華儼然相映諸沙門竊窺之以為||||也

領軍門下見一神人北史李諧傳諧

字虔和幼有風采趙郡李揆嘗過元乂門下見之歸謂其父元中曰｜｜｜｜｜｜｜元中曰必李諧也問之果然

承受綸言有若成誦

舊唐書溫彥博傳彥博善於宣吐每奉使入朝詔問四方風俗｜｜｜｜｜｜｜聲韻高朗響溢殿庭進止雍容觀者拭目

私居拱手內齋束帶

舊唐書柳仲郢傳仲郢以禮法自持｜｜未嘗不｜｜｜｜未嘗不｜｜

端凝若植

舊唐書馮定傳為太常寺少卿文宗每聽樂鄙鄭衛聲詔奉常習開元中霓裳羽衣舞以雲韶樂和之舞曲成定總樂工閱於廷定立於其間文宗以其｜｜｜｜問其姓名翰林學士李玨對曰此馮定也文宗喜問曰豈非能為古章句者也乃召昇階文宗自吟定送客西江詩吟罷益喜

進止閑華

唐書宗室傳從父若水為左金吾大將軍兼通事舍人容貌瓌偉在朝三十年多識舊儀每宣勞擯贊｜｜｜｜有可觀者

祁寒烈暑

無懈容 唐書姜行本傳行本性恪敏所居官雖｜｜｜｜｜｜加有巧思凡朝之營繕所司必諮而後行

搢紳屬目 唐書陳叔達傳叔達明辯善為容每占奏｜｜｜｜江左士客長安或汨振多薦諸朝

居常簡貴 唐書韋陟傳自以門品可坐階三公｜｜｜｜視僚黨謷然其以道誼合雖後進布衣與均禮

雪立不徙足 唐書韋斌傳斌天性質厚每朝會不敢離立笑言嘗大｜在廷者皆振裾更｜斌｜｜｜｜雪甚幾至鞾亦不失恭

氣象清古 唐書王丘傳｜｜｜｜行脩潔於詞賦尤高

笑不改容 五代史唐臣傳周德威狀貌雄偉｜｜｜｜人見之凜如也

秀峙 金史蠲宗諸子從憲傳從憲風儀｜｜｜｜性寬厚善騎射侍府僚以禮秩滿去者皆有賜帝尤愛重

俊鶻脫帽 金史李仲畧傳除翰林脩撰兼太常博士改授左司都事為立夏國王讀冊官還權領左司一日奏事退上顧謂侍

臣曰仲畧精神明徤如｜｜**神采煥發如神仙中人**元史｜｜又曰李仲畧徤吏也趙孟頫傳孟頫才氣英邁｜｜｜｜｜｜｜

好惡咸發於聲逸周書三曰誠在其中必見諸外以其聲處其實氣初生物物生有聲聲有剛柔清濁｜｜｜｜｜｜心氣華誕者其聲流散心氣順信者其聲順節心氣鄙戾者其聲醒醜心氣寬柔者其聲溫和信氣中易義氣時舒和氣簡備勇氣壯力聽其聲處其氣考其所為觀其所由以其前觀其後以其隱觀其顯以其小占其大此之謂視聲

蹈足逸周書師曠罄然又稱曰溫恭敦敏方德不改聞物口口下學以起尚登帝臣乃參天子目古誰王子應之曰穆穆虞舜明明赫赫立義治律萬物皆足分均天財萬物熙熙非舜而誰能師曠東｜其｜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師何舉足驟師曠曰天寒足踸是以數也

五氣誠於中發形於外逸周書民有五氣喜怒欲

懼憂喜氣內畜雖欲隱之陽喜必見怒氣內畜雖欲隱之陽怒必見欲氣懼氣憂悲之氣皆隱之陽氣必見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民情不可隱也喜色猶然以出怒色厲然以侮欲色嫗然以愉懼色薄然以下憂悲之色瞿然以靜誠智必有難盡之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誠勇必有可新之色誠潔必有難汙之色誠口必有可信之色質浩然固以安偽蔓然亂以煩雖欲改之中色弗聽此之謂觀色

膜拜 穆天子傳天子乃口之人口吾黃金之環三五朱帶貝飾三十工布之四口吾乃丨丨而受

目說耳說心說 董仲舒春秋繁露衣服中而容貌恭則丨丨矣言理應對遜則丨丨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鄙則丨丨矣故曰行意可樂容止可觀此之謂也

兒冒之容 焦氏易林丨丨丨丨不失其恭和謙致樂君子攸同

攘臂拯肘 焦氏易林丨丨丨丨怒不可止狠戾復狠無與為市

側弁垢顏 荀悅申鑒丨丨

丨丨不鑒於明鏡也**符表**徐幹中論夫容貌者人之丨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為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孤松獨立**劉義慶世說山公目嵇叔夜巖巖如丨丨之丨丨**清風拂人**劉義慶世說謝太傅云小時在殿廷會見王丞相覺丨丨來丨丨**冰矜**劉義慶世說郄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後朝覲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誡王公知其意每引作他言臨還鎮故命駕詣丞相丞相翹須厲色上坐便言方當乖別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流王公攝其次曰後面未期亦欲盡所懷願公勿復談郄遂大瞋丨丨而出不得一言**朗朗如日月入懷**劉義慶世說時人目夏侯太初丨丨丨丨丨之丨丨李安國頹唐如玉山之將崩**頹玉**見上**雞羣野鶴**劉義慶世說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答曰君未見

其父耳

若不堪羅綺 劉義慶世說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暢||||

|軒軒霞舉 劉義慶世說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如朝||

韶舉 劉義慶世說林公道王長史斂衿作一来何其軒軒||

一時退匿 劉義慶世說庾長仁與諸弟入吳欲住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滿屋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

密雲 顏氏家訓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為東郡與武帝別帝曰我年已老與汝分張甚心惻愴數行淚下侯遂||||赧然而出坐此被責飄颻舟渚一百許日卒不得去北間風俗不屑此事岐路言離歡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淚者腸雖欲絕目猶爛然如此之人不可强責按密雲無淚也

庸峭 宋祁筆記齊魏間以人有儀矩可喜者謂之||

徐瞋 馬令南唐

書義養傳徐溫字端美海州朐山人烈祖之養父也剛毅寡言罕與人交衆中凜然可畏目為丨丨

妍醜

夷姤 管子其泉黃白其人丨丨注夷平也姤好也

蒙倛首 子華子今有美麗佼好之人人之所同悅也然而丨之以丨丨則見之者棄之而走更之以輕紈阿裼焉則向之走者留行矣

痀僂丈人 列子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丨丨丨丨之謂乎

美鬚 莊子丨丨長大壯麗勇敢

支離其形 莊子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項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丨丨丨丨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闉跂支離無脤 莊子

｜｜｜｜｜｜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㼜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

甕㼜大癭見上

曲僂發背莊子｜｜｜｜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躃而鑑於井

句贅指天見上

跰躃見上

生子恐似已莊子厲之人夜半｜其｜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其｜｜也

面長三尺廣三寸荀子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而｜｜｜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

突禿長左荀子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軒較之下而以楚霸

目可瞻荀子徐偃王之狀｜｜｜焉注言不能俯視細物遠望纔見焉

面如蒙倛荀子仲尼之狀｜｜｜｜

身如斷菑荀子周公之狀｜｜｜｜

色如削瓜荀子皐陶之狀｜｜｜｜

面無見膚荀子閎夭之狀｜｜｜｜

身如植鰭荀子傅說之狀｜｜｜｜面無須麋荀子伊尹之狀｜｜｜｜注麋與眉同

禹跳湯偏荀子｜｜｜｜堯舜參牟子參牟子見上桀紂長巨姣美荀子古者｜｜｜｜｜｜｜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荀子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莫不｜｜｜｜｜｜｜｜｜血氣態度擬於女子浹頳呂氏春秋陳有惡人焉日

敦洽讐麋雄顙廣顏色如｜｜垂眼臨鼻長肘而盭陳侯見而甚悅之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垂眼臨鼻見上粲然惡丈夫之狀呂氏春秋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顙推之履特會朝雨袪步高堂下謁其侍者曰我若何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也喟然嘆曰侍者為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重帷而見衣若手呂氏春秋伍子

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客有言之於子光者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客請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惡也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願令王子居於堂上｜｜｜｜其｜｜｜請因說之

美鬒 國語｜｜長大則賢

富都那豎 國語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啟彊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注富於容貌都閑也那美豎未冠者也

昳麗 戰國策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

城北徐公 戰國策｜｜｜齊國之美麗者也

如婦人好女 史記留侯世家太史公曰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孔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肥白如瓠 史記張丞相傳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

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罪

美士 見上

貌侵 史記武安侯傳武安者||生貴甚注韋昭曰侵音寑短小也又云醜惡也

身體鴻大 漢書王商傳為人多質有威重長八尺餘||||容貌甚過絶人和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

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 見上

美麗自喜 漢書佞幸傳董賢字聖卿為人||||

明須髮 後漢書馬援傳為人||||眉目如畫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

眉目如畫 見上

狀醜不可示遠 後漢書承宮傳永平中徵詣公車駕臨辟雍詣宮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政論議切慤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

敕自整飾宮對曰夷狄貺名非識實者也臣｜｜｜｜以｜｜｜宜選有威容者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欽

頣折頞 後漢書周燮傳燮生而｜｜｜｜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興我宗者乃此兒

粉白不去手 魏志何晏傳註魏畧晏性自喜動靜｜｜｜｜｜行也於是養之步顧影

有姿望 晉書何劭傳劭雅｜｜｜遠容朝見必以劭侍直

姣無雙 晉書石苞傳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不脩小節時人為之語曰石仲容｜｜｜

玉人 晉書裴楷傳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理義時人謂之｜｜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按叔則楷字

玉山照映 見上

觀者如堵 晉書衛玠傳玠字叔寶以王敦豪爽不羣而好居物上恐非國之忠臣求向建鄴京師人士聞其姿容｜｜｜｜

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

晉書王衍傳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籍甚傾動當世妙善元言唯談老莊為事每｜｜｜｜｜

連璧 晉書夏侯湛傳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

投果 晉書潘岳傳岳美姿儀辭藻絕麗尤善為哀誄之文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之以｜遂滿車而歸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

小兒以瓦石擲之 見上

姿容既妙迴策如縈 晉書王湛傳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善騎者無以過之

濯濯如春月柳 晉書王恭傳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曰｜｜｜｜｜｜常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

奴僕之下者 晉書趙王倫傳會形貌短陋｜｜｜｜｜按會孫秀子

膚若

凝脂眼如點漆 晉書杜乂傳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見而目之曰｜｜｜｜｜｜｜｜｜此神仙中人也

狗面 晉書符朗載記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為誰非人面而狗心｜｜而人心者乎王忱醜而才惠國寶貌美而才劣于弟故朗云然

以形骸為官 齊書王琨等傳論史臣曰內侍樞近世為華選金璫頳耀朝之眾服久志儒藝專授名家加以簡擇少姿簪貂冠冕基蔭所通後才先貌事同謁者｜｜｜｜斯違舊矣辟強之在漢朝幼有妙察仲宣之處魏國見貶容陋何戢之讓雖未能深識前古之美與夫尸官醜服何等級哉

小褚公 齊書何戢傳戢美容儀動止與褚淵相慕時人呼為｜｜｜

王謝一雙 齊書阮韜傳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有風貌｜或｜莊為｜｜韜與何偃為一雙常充兼假

年少堂堂 梁書王茂傳性沈隱不妄交遊身長八尺潔白美容

觀齊武帝布衣時見之歎曰王茂｜｜｜｜如此必為公輔之器

眉目踈朗神彩爽發

梁書張纘傳起家秘書郎時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

靡顏膩理哆嗝顣

梁書劉峻傳｜｜｜｜｜｜｜形之異也

雙珠

南史謝靈運傳孟顗字彥重平昌安卯人衛將軍昶弟也昶顗並美風姿時人謂之｜｜

肥癡瘦狂

南史沈慶之傳沈昭畧性狂雋嘗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耶何乃｜而｜約曰汝是沈昭畧耶何乃｜而｜昭畧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王約奈汝癡何

皮膚若漆

南史焦度傳度容貌壯醜｜｜｜｜

面如冠玉髯似蝟毛

南史鮑泉傳泉美鬚髯善舉止事元帝征長沙不尅元帝以書責之曰｜｜｜｜還疑木偶｜｜｜｜徒勞繞喙

生犀

南史陸驗傳驗本無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生犀其形甚陋故閭里咸

謂驗為｜｜

纖妍白晳如美婦人

魏書崔浩傳浩｜｜｜｜｜｜｜｜而性敏達長於諛計常自比張良謂己稽古過之

醜舍人

北齊書荀士遜傳世祖時轉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用會有事須奏值世祖在後庭因左右轉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世祖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忻笑

獼猴面科斗形

北齊書宋游道傳時人語曰遊道｜｜｜陸操｜｜｜意識不關貌何謂醜者必無情

王子晉後身

舊唐書張易之傳易之為奉宸令引辭人閻朝隱薛稷員半千並為奉宸供奉每因宴集則令嘲戲公卿以為笑樂若內殿曲宴則二張諸武侍坐摴蒱笑謔賜與無算時諛佞者奏云昌宗是｜｜｜｜｜乃令披羽衣吹簫乘木鶴奏樂於庭如子晉乘空辭人皆賦詩以美之崔融為其絕唱其句有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

狀貌醜異

舊唐書許敬宗

傳貞觀十年文德皇后崩百官縗經率更令歐陽詢丨丨丨丨衆或指之敬宗見而大笑為御史所劾左授洪州都督府司馬

蓮花似六郎 舊唐書楊再思傳易之弟昌宗以姿貌見寵倖再思又諛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蓮花再思以為丨丨丨丨非六郎似蓮花也其傾巧取媚也如此

目類脚短 舊唐書封常清傳常清孤貧年三十餘屬夫蒙靈詧為四鎮節度使高仙芝為都知兵馬使頗有材能每出軍奏傔從三十餘人衣服鮮明常清慨然發憤投牒請預一傔常清細瘦丨丨丨丨而跛仙芝見其貌寢不納明日又投牒仙芝謂曰吾奏傔已足何煩復來常清怒侶謂仙芝曰常清慕公高義願事鞭轡所以無媒而前何見拒之深乎公若方圓取人則士大夫所望若以貌取人恐失之子羽矣

髆上無項胸前有頭 舊唐書崔善為傳武德中歷內史舍人尚書左丞甚得譽諸曹令史惡其聰察因其身短而傴嘲之曰崔子曲如鈎

隨例得封侯｜｜全｜｜｜｜別｜｜高祖聞之勞勉之曰澆薄之人醜正惡直昔齊末姦吏歌斛律明月而高緯愚暗遂滅其家朕雖不德幸免斯事因購流言者使加其罪

碧鸛雀 唐書裴寬傳寬性通敏工騎射彈棊投壺畧通書記景雲中為潤州參軍事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與偕来詵問狀答曰寬義不以包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為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乃引為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婿今得矣明日幃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瘠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為｜｜｜｜詵曰愛其女必以為賢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寬

倪陋 唐書陸羽傳羽貌｜｜口吃而辯

鬼貌藍色 唐書盧杞傳杞體陋甚｜｜｜｜尚父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矣

姿采如崎玉唐書鄭畋傳畋為人仁恕|||||凡與布衣交至貴無少易面如冰

玉脣如渥丹元史李洞傳洞骨骼清峻神情開朗秀眉踈髯目瑩如電顏||||而||||然峩冠褒衣望之者疑為神仙中人也

性無鬚眉孔叢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脩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從縕質之列其榮多矣若無此鬚鬣非伋所病也昔堯身脩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脩八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秃肝背僂亦聖不以鬚眉美鬣為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卲美也不病毛髩之不茂也

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孔叢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稱

管穆焉王曰穆容貌陋民不敬答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稱其材也君王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而貌惡齊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體陋辭氣又吶吶然其相晉國晉國以寧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以穆軀形方之二子猶悉賢之昔臣嘗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脩八尺||||||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誠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為臨淄宰

祖龍始 見上

形佳骨媚皮媚色稱 王充論衡或無補益為上所好籍孺鄧通是也籍孺幸於孝惠鄧通愛於孝文無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以|||||||

有晏子之風 周斐汝南先賢傳周舉字宣光姿貌短陋|||||

影亦好 劉義慶世說任育長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

蒹葭倚玉樹 劉義慶世說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元共坐時

人謂｜｜｜
｜｜｜

逆流蝦蟆　張鷟朝野僉載周張元一腹粗而脚短項縮而眼跌吉項目為｜｜｜｜

｜｜
｜

肉杌　段成式酉陽襍俎黃郦兒矮陋機惠明皇常憑之行問外間事動有錫賚號曰｜｜

水月

觀音　孫光憲北夢瑣言蔣凝侍郎有人物每到朝士家人以為祥瑞號｜｜｜｜

清粹端美　孫光憲北夢瑣言沈詢侍郎｜｜｜｜神仙中人也制除山北節旄京城誦曹唐遊仙詩云玉詔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領東方不知今夜遊何處侍從皆騎白鳳凰即風姿可知也

玉界尺　孫光憲北夢瑣言太傳致仕趙光逢仕唐及梁風神秀異號曰｜｜｜

若氷壺　孫光憲北夢瑣言唐光啟中成都人侯翮風儀端秀有｜｜｜

羅浮茯苓精　東坡志林羅浮道士何宗一以其猶子為童子狀貌肥黑矮小予嘗戲之曰此｜｜｜｜｜也俗諺曰下有茯苓上生兔絲因名之曰苓之字表絲且祝老何善待之壯長非

庸物也

人樣子 范公稱過庭録神廟大長公主哲宗朝重於求配遍士族中求之莫中聖意御帶器械狄詠頗美丰姿近臣奏曰不知要如何人物哲宗曰人物要如狄詠者天下謂詠為——狄詠狄青子也

西字臉 張端義貴耳集有一以官得郡陛辭有官者奏知来日有川知州上殿官家莫要笑壽皇問如何不要笑外面有一語云褭上幞頭——恐官家見了笑只得先奏所謂知州者面大而橫闊故有此語来日上殿壽皇一見憶得先語便笑卿所奏不必宣讀容朕宮中自看愈笑不已其人在外曰早來天顏甚悦以其奏劄稱指殊不知西字臉先入之言所以動壽皇之笑也

面落鑑中妻怖遽倒 釋文瑩湘山野録佑有文而容陋其妻右僕射嚴績之女有絶態一日晨粧佑潛窺於鑑臺其———————佑怒其惡已因棄之按佑潛佑

身軀與堂上公案相等 陶宗儀輟耕録孔某者皇慶癸

丑間為江浙省掾史丨丨短小僮丨丨丨丨丨丨丨凡呈署牘文必用低凳閣足令高脫歡丞相以其先聖子孫而且才學優長甚禮遇之時有詔許文正公從祀夫子廟庭公之子參知政事惡孔風度不雅因小過叱之退丞相曰他祖公容得參政父親坐參政反不容他一箇子孫立耶許大慚

性情

無根而固 管子丨丨丨丨者情也

六氣 管子聖人齋滋味而時動靜御正丨丨之變禁止聲色之淫泆六氣即好惡喜怒哀樂

正平 管子凡民之生也必以丨丨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怒哀樂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

利安以寧 管子彼心之情丨丨丨丨勿煩勿亂和乃自成

人生以歡 管子凡丨丨之丨也必丨丨其丨憂則失紀怒則失端

天植 管子凡將立事正彼丨丨天植者心也天植正

則不私近親不孽踈遠

一意摶心 管子四體既正血氣既靜||||耳目不淫雖遠若近 **摶**

氣如神萬物備存 管子氣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 **心能**

執靜道將自定 管子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為害|||||||| **心中**

有心 管子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心以藏心|之|又||焉 **智舍** 管子心也者|之|也

心不為九竅 管子|||||||九竅治 **滌除元覽** 老子|||||能無疵 **躁勝**

寒靜勝熱 老子|||||||清靜為天下正 **徑寸之地如炎如氷** 子華子人中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事物交滑如理亂棼如涉驚浸一則以之怵惕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是則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矣夫所謂神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 **以我矜顧接**

彼忿悁何為不闘子華子今子之言曰謹志於為善則不善者將誰與耶遠子之所惡則惡將誰歸耶予而勿受歸而勿納則必有忿悁之心起而與我立敵矣｜｜｜｜之意而｜｜｜｜之心｜｜而｜｜闘且不止小則詈凌詬誶大則碎首穴胷夫以若之言而幸於完其幾於殆矣

靈臺子華子心胸之兩間其容幾何然則歷陸嶔嶇太行雁門橫塞之｜｜之關勺水之不通而奚以有容嗜欲炎之好憎氷之炎與氷交戰焉則必兩相傷者矣是故華四擴則裂胃中滿則充薄氣發喑喘怖作狂積憂損心心氣乃焦

莫隱乎慈莫便乎恕子華子道心天也天心帝也帝心人也人之心｜｜｜｜｜｜｜赤子匍匐使我心惻隱於慈故也凌波而先濟跂而望乎後之人便於恕故也

性猶水然子華子人之｜其｜｜｜水之源本甚潔而無有衰穢其所以湛之者久則不能以無易也易而不能反其本初則還復凝於

自性者矣**柔心**列子||而弱骨不驕不忌

須臾之忘可復得乎

列子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寤乃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

顏謂顏回紀之**氣專志一**列子其在嬰孩｜｜｜和之至也**真樂真知**列子無樂無知是｜｜｜｜**心如淵泉形如處女**列子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務內觀**列子務外游不知｜｜｜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惴惴縵縵**莊子小恐｜｜大恐｜｜**心鬭**莊子與接為搆日以｜｜**淒然似秋煖然似春**莊子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坐忘**莊子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道此謂坐忘**蒿目**莊子今世之仁人｜｜而憂世之患**昆陽昆**

陰莊子人大喜耶|於|大怒耶|於|排下進上莊子老聃曰女慎無攖人心人心||而||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彊廉劌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廉劌雕琢見上俛仰之間再撫

四海之外見上淵而靜縣而天見上形體保神莊子|||各有儀則謂之性趣舍滑心莊子|||使性飛揚與憂俱生莊子人之生也||||壽者惽惽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為性萑葦蒹葭莊子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

||||||心若懸於天地之間莊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螴蜳不得成||||||慰暋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焚和見上戚醮莊子滿心||求盈而不止可

謂憂矣

五綦 荀子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

百樂 荀子故||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國者非知樂者也

天情 荀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藏焉夫是之謂||

虛一而靜 荀子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心未常不藏也然而有所謂虛心未當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常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

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 荀子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虛||||||謂之虛

不以夢劇亂知 荀子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常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謂之靜

形之君 荀子心者||||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詘申心不可劫

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其情之至也不貳

心如槃水荀子故人｜譬｜｜｜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粗理也又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

精合感應荀子性之和所生｜｜｜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

象道工宰荀子辯說也者心之｜｜也心也者道之｜｜也

天之就性之質情之應荀子性者｜｜｜也情者｜｜｜｜也欲者｜｜｜也

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荀子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

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四六 呂氏春秋通意之悖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通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悖意者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者不蕩乎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清明清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說臭 呂氏春秋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其|者晝夜隨之而勿能去

春女思秋士悲 淮南子||||||而知物化矣

人之斗極 淮南子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也有以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則動而惑營

桑葉落長年悲 淮南子莊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文公棄荏席後黴黑咎犯辭歸故|||而|||也注桑葉落長年懼命盡故感而悲

適善惡之

馬 揚子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也歟

潜天潜地 揚子或問神曰心請聞之曰｜｜而天｜｜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潜也猶將測之况於人乎况於事倫乎

心度 國語不能深知君之｜｜注度尺寸也

懸旌 戰國策楚王曰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而無所終薄

齋精 漢書宣帝紀飭躬｜｜祈為百姓

密靜有思 漢書薛宣傳宣為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研皆為設方畧利用而省費吏民稱之

矜潔自貴 後漢書寇榮傳榮少知名桓帝時為侍中性｜｜｜｜於人少所與

心亭亭 後漢書蔡邕傳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正

靈見上

愛才樂酒 魏志崔琰傳注續漢書曰孔融雖家居失勢而賓客日滿其門｜｜｜｜常嘆曰坐上客常滿罇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逐蠅不得取筆擲地蹋壞 魏書梁習傳注魏畧苛吏傳曰濟陰王思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能｜還｜｜｜｜｜之

精確 吳志韋曜傳孫休欲延曜侍講而左將軍張布近習寵幸事行多玷憚曜侍講儒士又性｜｜｜懼以古今警戒休意固爭不可

馬癖 晉書杜預傳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嶠有錢癖

錢癖見上

酒者難改 晉書唐彬傳益州東接吳寇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彬武帝以問散騎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遂用彬

絶不喜見俗人 晉書阮脩傳性簡任不修人事｜｜｜｜｜｜遇便

舍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

怒雞子 晉書王述傳性急為累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擲地｜｜圓轉不止便下床以屐齒蹋之又不得瞋甚掇內口中齧破而吐之

正賴絲竹陶寫 晉書王羲之傳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須｜｜｜｜｜｜恒恐兒輩覺損其樂歡之趣

月下長咏申旦而止 晉書顧愷之傳義熙初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瞻每遙贊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己愷之不覺有異遂｜｜｜｜

柳葉紿 晉書顧愷之傳尤信小術以為求之必得桓元嘗以一｜｜｜｜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己愷之喜引葉自蔽元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也甚以珍之

唾衣 宋書謝景仁傳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淨麗每唾轉｜左右人｜事畢即聽一日澣濯每欲唾左右

爭来受

才端性緒 齊書高帝紀夫膠庠之典彜倫攸先所以格振｜｜啟發｜｜

但問用險何如 齊書周顒傳常謂惠開性太險峻每致諫惠開不悅答顒曰天險地險王公設險｜｜｜｜｜耳

交帚拂坐處 齊書王思遠傳思遠清脩立身簡潔衣服狀䇲窮治素淨賓客来通輒使人先密覘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既去之後猶二人｜｜｜｜其｜｜

少壯三好 梁書蕭琛傳琛常言｜｜｜｜音律書酒年長以来二事都廢惟書籍不衰

愛松風 梁書陶弘景傳特｜｜｜每聞其聲欣然為樂

回面避女妓 南史王琨傳大明中尚書僕射顏師伯豪貴下省設女樂琨時為度支尚書要琨同聽傳酒行炙皆悉內妓琨以男女無親授傳行每至令置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坐上莫不撫手嗤笑琨容色自若

兩反 南史王思遠傳都水使者季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

日匡坐不忘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卯明士見
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復憶
見思遠言其丨丨丨也

水淫 南史何佟之傳佟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遍猶恨不足時人稱為丨丨

方厚 魏書宗室勰傳勰有武藝木訥少言性丨丨每息直省閨雖暑月不解衣冠

一生不笑 魏書宗室萇傳萇性剛毅雖有慶吉事未嘗開口而笑高祖遷都萇以代尹留鎮除懷朔鎮都大將因別
賜萇酒雖拜飲而顏色不泰高祖曰聞公丨丨丨丨今
方隅山當為朕笑竟不能得帝曰五行之氣偏有所不
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
左右見者無不扼腕大笑

雄耿 魏書遼西公意烈傳除廣平太守時和跋為鄴
行臺意烈性丨丨自以帝屬耻居跋
下遂陰結徒黨將襲鄴發覺賜死

不好煩碎 魏書源懷傳懷
性寬容簡約丨丨丨丨恒語人曰為貴人理世務當舉
綱維何必須太子細也譬如為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

正基壁完牢風雨不入足矣斧斤不平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

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北齊書元坦傳性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雉兔春夏捕魚蟹鷹犬常數百頭自言｜｜｜｜｜｜｜｜｜

烏賊 舊唐書李靖傳弟客師性好馳獵四時從禽無暫止息有别業在昆明池南自京城之外西際灃水烏獸皆識之每出則烏鵲隨逐而噪野人謂之｜｜

李益疾 舊唐書李益傳少有癡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為苛酷而有散灰扃戶之譚聞於時故時謂妬癡為｜｜｜

唐衢善哭 舊唐書唐衢傳嘗客遊太原屬戎帥軍宴衢得預會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樂為之罷會故世稱｜｜｜｜左拾遺白居易遺之詩曰賈誼哭時事阮籍哭路岐唐生今亦哭異代同其悲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饑不悲口無食不悲身無衣所悲忠與義悲甚則哭之太尉擊賊日尚書叱盜時大夫死兇寇諫議謫蠻夷每見如此事

聲發涕輒隨我亦君之徒鬱鬱何所為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辭其為名流稱重如此

地癖 舊唐書李憕傳憕豐於產業伊川膏腴水陸上田修竹茂樹自城及闕口別業相望與吏部侍郎李彭年皆有｜｜

八塼學士 唐書李程傳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為候程性嬾日過八塼乃至時號｜｜｜｜

杖未至嚙其臂血流 唐書皇甫湜傳湜嘗為蜂螫指購小兒斂蜂擣取其液一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詬躍呼杖｜｜｜｜｜｜｜｜｜

笑疾 宋史扈蒙傳蒙性沉厚不言人是非好釋典不喜殺縉紳稱善人有｜｜雖上前不自禁

惡飛禽 宋史范廷召傳性｜｜｜所至處彈射殆絕尤不喜驢鳴必擊殺之

藥餌皆手自扃鐍 宋史王沿傳子鼎性猜忌其行部至於｜｜｜｜｜｜｜至路州八義館疾作不知人事左右遑遽發藥奩悉無題識莫敢進以迄於卒

聞喜宴獨不戴花 宋史司馬光傳

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丨丨丨丨丨丨丨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

薑桂之性到老愈辣 宋史晏敦復傳檜使所親諭敦復曰公能曲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為身計誤國家況吾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請勿言檜卒不能屈

好別白黑 遼史耶律棠古傳性坦率丨丨丨丨人有不善必盡言無隱時號強棠古

人道尚中耳目役心 逸周書天道尚右日月西移地道尚左水道東流丨丨丨丨丨心有四佐不和曰廢地有五行不通曰惡天有四時不時曰凶

幽心生包大心生雄忌心生勝 逸周書維彼丨丨是丨丨維彼丨丨是丨丨維彼丨丨是丨丨

義樂 董仲舒春秋繁露心不得丨不能丨體不得利不能安

繭卵 董仲舒春秋繁露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性如丨如丨卵待復而為雛繭待繅而為絲性待教而為善此

之謂真天**性禾善米**董仲舒春秋繁露｜比于｜｜比｜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為美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為善也**春秋冬夏之類**董仲舒春秋繁露為生不能為人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於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為上類天也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行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人生有喜怒哀樂之答｜｜｜｜｜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樂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人同有**董仲舒春秋繁露喜氣為暖而當春怒氣為清而當秋樂氣為太陽而當夏哀氣為太陰而當冬四氣者｜與｜所｜｜也非人所當畜也故可節而不可止也**二禨貫於一足**黄憲天祿閣外史臣嘗與秦王卧懸燭殿中秦王以衿擁臣而起失其一禨欲笞其左右及索之｜｜｜｜｜｜其急也如此**禀蘭石之性有**

堅香之驗 王充論衡 㨿為兒以種樹為戲孔子能行以俎豆為弄石生而堅蘭生而香禀善氣長大就成故種樹之戲為唐司馬俎豆之弄為周聖師丨丨丨丨丨故丨丨丨丨 天人大經 王充論衡董仲舒覽孫孟之書作情性之說曰丨之大經一陰一陽丨之丨丨丨一情一性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氣仁 六節 荀悅申鑒中德不離丨丨不悖則三才允序五事交備百工惟釐庶績咸熙 神鋒太儁 劉義慶世說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丨丨丨丨太尉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 落落穆穆 見上 滉瀁無涯 劉勰新論達者之懷則丨丨而丨丨褊人之情必刻覈而煩細 燔盤 溫庭筠乾膘子劒南東川節度鮮于叔明好食臭蟲時人謂之丨丨 兩童專掌縛帚有時不給 馮贄雲仙雜記王維居輞川宅宇既廣山林亦遠而性好潔地不容浮塵日有十數掃飾者使丨丨丨丨丨

而|||伏草冥搜鄭景望蒙齋筆談楊朴魏野皆咸平|||景德間隱士朴居鄭州魏野居陜皆號能詩朴性癖常騎驢往來鄭圃每欲作詩即|||一日|中|||或得之則躍而出適遇之者無不驚

無客則病一日接客則病葉夢得石林燕語蔡魯公喜接賓客終日酬酢不倦家居遇賓客少間則必至子弟學舍與其門客從容燕笑蔡元度稟氣弱畏見賓客每不得已再見則以啜茶多退必嘔吐嘗云家兄||||||其||||||||

力劚山骨范成大驂鸞録葉公好石||||||森然發露若林而開徑於石間亦有自他所移徙置道旁以補缺空者

氣緣心生張仲才文始眞經盖風雨雷電皆縁氣而生而|||||猶心凝爲水如内想大火久之覺熱内想大水久之覺寒張仲才文始眞經盖|有所結先|||心慕物涎出心悲物淚出心愧物汗出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四

卷一百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監生臣欽際隆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五

言語部一

名言

天日人心 管子道之在丨者丨也其在丨者丨也 天道至則反人心有餘則驕 管子丨丨之數丨丨丨盛則衰丨丨之變丨丨丨丨驕則緩怠 今日不為明日忘貨 管子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故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 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 管子夫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雖有湯武之德復合

於市人

益忠損欲 管子曰丨之而患少者惟之言丨曰丨之而患多者惟丨

壯者無怠老者無偷 管子公曰仲父年長雖寡人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也對曰臣聞丨丨丨丨丨丨丨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

多賤寡貴散輕聚重 管子夫物丨則丨丨則丨丨則丨丨則丨丨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

大器晚成 老子大方無隅丨丨丨

甘泉先竭直木先伐 文子其文好者身必剥其角美者身見殺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膏燭以明自消 文子鳴鐸以聲自毁丨丨丨丨丨

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於民者必成 晏子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晏子對曰有公曰其術如何晏子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

惡言不出口苟語不留耳 鄧析子一聲而非駟馬勿追一言而

急駟馬不及故｜｜｜｜｜｜｜｜｜｜早圖鄧析子不困在｜｜不窮在早稼不鏡於水

鏡於人墨子君子｜｜｜｜而｜｜｜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利不百不

變法商子杜摯曰｜｜｜｜｜｜｜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行賢而

去自賢之行列子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誌之｜｜｜｜｜｜｜｜安往而不愛哉

小言人毒列子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盡｜｜也注小言細巧易以惑人

成大功者不成小列子將治大者不治細｜｜｜｜｜｜｜度在

身稽在人列子｜｜｜｜｜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慎爾言將有和

之慎爾行將有隨之列子關尹子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名軋知爭莊子丨也者相丨丨也丨也者丨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留人者人必反留之莊子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留人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刻核太至不肖之心應之莊子故怨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丨丨丨丨則必有丨丨丨丨丨丨而不知其然也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莊子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可不慎與無為名尸無為謀府莊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

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

天損人益莊子無受｜｜易無受｜｜難

兵莫憯於志寇莫大於陰陽莊子｜｜｜｜｜｜｜鏌鋣為下｜｜｜｜｜｜｜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邱山積卑為高江河合水為大莊子｜｜｜｜｜而｜｜｜｜｜｜｜而｜｜大人合并而為公

內刑莊子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者動與過也

吡其所不為莊子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為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者也

忤於耳而倒於心韓非子且至言｜｜｜｜｜｜｜非賢聖莫能聽

恃人不如自恃韓非子此明夫｜｜｜｜｜｜也明於人之為己者不如己之自為也

不聽寃言不受寃貨韓非子李兌曰語言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寃言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寃貨君子｜｜｜｜｜｜

丨丨丨丨丨丨苟難苟察苟傳　荀子君子行不貴丨丨說不貴丨丨名不貴丨丨唯其當之為貴

致誠則無他事　荀子君子養心莫善於誠丨丨丨丨丨丨矣

六生　荀子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丨丨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

煖於布帛　荀子

深於矛戟　荀子故與人善言丨丨丨丨傷人之言丨丨丨丨

好度好同好謙　荀子巧而丨丨必節勇而丨丨必勝知而丨丨必賢

中事中說　荀子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丨丨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為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丨丨

安久移質　荀子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貳所以成積也習俗移志丨丨丨丨并一而不貳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

守少守多　荀子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丨丨丨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丨丨

能無狂乎

官人守數君子養源 荀子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君子者治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

狂生 荀子｜｜者不胥時而落

狎虎 荀子人賢而不能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也

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 荀子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譖君子不用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凡｜｜｜｜｜｜｜｜｜｜｜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

聖人無兩心 荀子天下無二道｜｜｜｜｜

仁心學心公心 荀子以｜｜說以｜｜聽以｜｜辨

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亡人好獨 荀子天下國有俊士世有賢人｜｜｜｜｜｜｜｜｜｜｜

詩曰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言博問也

禍生自纖纖 荀子｜之所由生也｜｜

丨丨也是故君子早絕之

流言止於智者　荀子流丸止於甌臾丨丨丨丨丨

區蓋之間　荀子言之信者在乎丨丨丨丨注區藏物處蓋所以覆物者凡言之可信者如物在器皿之間言有分限不流溢也器名區者與邱同義漢書儒林傳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試誦說有法疑者邱蓋不言邱與區同也

不蹶於山而蹶於垤　呂氏春秋人之情丨丨丨丨丨丨丨

心欲小志

欲大智欲圓行欲方　淮南子凡人之論丨丨丨而丨丨丨丨丨而丨丨丨能欲多而事欲鮮

誹譽在俗窮達在時　淮南子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騖千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皋陶為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同丨丨丨丨意行鈞丨丨丨丨

取四重去四輕　揚子何如斯謂之人曰丨丨丨丨丨則可謂

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

存神索至 揚子聖人｜｜｜｜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而無間者也

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 見上

吉人凶其吉 揚子｜｜｜｜｜凶人吉其凶

姑息敗德 揚子譁言敗俗譁好敗則｜｜｜｜君子謹於言慎於好亟於時

三好三檢三門 揚子天下有｜｜衆人好己從賢人好己正聖人好己師天下有｜｜衆人用家檢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天下有｜｜由於情欲入自禽門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

上士訓德下士訓己 揚子｜｜｜｜之耳｜爭｜｜｜之耳｜爭｜言不慙行不恥者孔子憚焉註訓順

聖人之言似水火 揚子｜｜｜｜｜于｜｜

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

天常為筆舌 揚子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帝王之｜｜也

勝己之私 揚子｜｜｜｜之謂克

為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 抱朴子若夫覩財色而心不戰聞俗言而志不沮者萬夫之中有一人為多矣故｜｜｜｜｜｜｜｜也

修學務早 抱朴子蓋少則志一而難忘長則神放而易失故｜｜｜｜及其精專習與性成不異自然也

昌潛弊寢 文中子聖人之道其｜也｜其｜也｜亹亹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

孝立則忠遂 文中子楊元感問孝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問忠子曰｜｜｜｜矣

自知者英自勝者雄 文中子李密問英雄子曰｜｜｜｜｜｜｜｜

無辯無爭 文中子賈瓊問何以息謗

子曰丨丨丨曰何以止怨曰丨丨丨言之大甘其中必苦國語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譖在中矣

福基國語夫德丨之丨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德義之樂國語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丨丨丨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善行惡戒見上善人在患弗救不祥國語丨丨丨丨丨丨丨惡人在位弗去亦不祥君子自以為不足國語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為痡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丨丨丨丨丨丨丨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蜹蛾蠭蠆皆能害人國語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況君相乎人之化國語趙簡子嘆曰雀入於海為蛤雉入於淮為蜃黿鼉魚

鼉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竇犨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也何日之有

可髙可下 國語吾聞之曰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也｜｜也

嗜其疾味 國語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

驟近其小喜 國語夫天之所棄必｜｜｜｜而遠其大憂

削株掘根 戰國策｜｜｜｜無與禍鄰禍乃不存

常數常道 戰國策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也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 戰國策｜｜｜｜｜｜｜｜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

毫毛斧柯 戰國策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若何｜｜｜｜不拔將成｜｜｜

有德於人不可不忘 戰國策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

趙國趙王自郊迎唐雎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也｜｜｜｜｜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勞神苦民

史記秦本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矣使人為之亦｜｜矣

時難得而易失

史記齊太公世家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

陰謀道家所禁

史記陳丞相世家始陳平曰我多｜｜是｜｜之｜｜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

盛德容貌若愚

史記老子

傳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泰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

恭正以靜可以報上 史記仲尼弟子傳子路為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衆｜｜｜｜｜｜｜｜｜

貌言華至言實 史記商君傳｜｜｜也｜｜｜也若言藥也甘言疾也

為將三世必敗 史記王翦傳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容曰夫｜｜｜｜｜者｜｜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

偏聽獨任 史記鄒陽傳｜｜｜生姦｜｜成亂

倚伏 史記賈生傳禍兮福所｜福兮禍所｜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

水激矢激 史記賈生傳｜｜則早兮｜｜則遠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

流逝坻止 史記賈生傳乘｜｜則｜兮得｜｜則｜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注徐廣曰坻

一作坎駰案張晏曰坻水中小洲也

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史記申公傳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者｜｜｜｜｜｜｜｜｜｜｜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

無曲學以阿世

史記轅固傳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

不敢於養人

漢書禮樂志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也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漢書董仲舒傳夫仁人者｜｜｜｜｜｜｜｜｜｜｜｜｜｜｜｜｜｜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

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五尺之童羞稱五霸見上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漢書疏廣傳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産業基阯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盈餘但教子孫怠墮耳｜｜｜｜｜｜｜｜｜｜｜｜｜｜｜｜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日慎一日後漢書光武帝紀戰戰慄慄｜｜｜｜注太公金匱曰黄帝居人上惴惴若臨深淵舜居人上矜矜如履薄冰禹居人上慄慄如不滿日敬勝怠則吉義勝欲則昌日慎一日壽終無殃為

貴當使可賤　後漢書馬援傳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　後漢書王良傳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退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也遂拒之良慚自後連徵輒稱病詔以元纁聘之遂不應

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　後漢書張霸傳｜｜｜｜｜｜｜｜｜｜若不善加已直為受之

墻高基下雖得必失　後漢書郭泰傳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後果以議論阿枉敗名云

知足常足　魏志王昶傳語曰如不｜｜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矣

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　蜀志劉先主傳注先主遺詔敕後主曰｜｜｜｜｜

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在前必奉在下則扶**吳志陸遜傳遜謂諸葛恪曰丨我丨者吾丨丨之同升丨我丨者丨丨持之令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明鏡照形古事知今**吳志吳主五子傳孫奮數越法度諸葛恪上牋諫曰語曰丨丨所以丨丨丨丨所以丨丨大王宜深以曾王為戒**情恕理遣**晉書衛玠傳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丨丨非意相干可以丨丨故終身不見喜慍之容**衣不經新何緣得故**晉書桓沖傳沖性儉素而譏虛愛士嘗浴後其妻送以新衣沖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而謂曰丨丨丨丨丨丨丨沖笑而服之**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晉書陶侃傳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惜分陰**晉書陶侃傳嘗

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言高一世處之愈嘿器重一時體之滋冲 宋書顏延之傳夫內居德本外夷民譽｜｜｜｜｜｜｜｜｜｜｜｜｜｜｜不以所能干衆不以所長議物淵泰入道與天為人者士之上也

恥以身為溪壑 宋書顏延之傳君子道命愈難識道愈堅古人｜｜｜｜｜｜者屏欲之謂也

恐宜移在此器 齊書蕭穎冑傳上慕儉約欲鑄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冑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為侈帝不悅後預曲晏銀器滿席穎冑曰陛下前欲壞酒鎗｜｜｜｜｜｜也

人笑褚公至今齒冷 齊書樂頤傳弟預官至驃騎錄事隆昌末預謂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藉藉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托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

｜｜｜｜｜｜｜｜孝嗣心甚納之**應萬物為有體至理為無**梁書王份傳天監初除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兼起部尚書高祖嘗於宴席問羣臣曰朕為有為無份對曰陛下｜｜｜｜｜｜｜｜｜｜｜｜高祖稱善

令夕止談風月梁書徐勉傳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荅云｜｜｜｜可｜｜｜不宜及公事故時人咸服其無私

令使爾識有饑苦南史宋文帝紀宴於武張堂上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賜饌日旰食不至有饑色上戒之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知以節儉期物

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南史劉穆之傳穆之謂所親曰｜｜｜｜｜｜｜｜｜｜｜今日思為丹徒布衣不可得也

垂綸者清不獲貪餌南史王彧傳文帝嘗與羣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獲景文越席曰臣以為｜｜｜｜

故｜｜｜｜衆皆稱善何必蓬頭垢面然後為賢魏書封軌傳善自修潔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事修飾此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視｜｜｜｜｜｜｜｜｜｜言者慙退

苟有良田何憂晚歲魏書楊侃傳侃字士業頗愛琴書尤好計畫時播一門貴游朝廷兒姪早通而侃獨不交遊公卿罕有識者親朋勸其出仕侃曰｜｜｜｜｜｜｜｜但恨無才具耳

哀

至便驕魏書賈思伯傳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容有謂思伯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何常之有當世以為雅談

凡人官爵莫若處中北齊書張瓊傳有二子長忻次遵業忻普泰中為都督隨爾朱世隆以功尚魏平陽公主除駙馬都尉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州刺史南鄭縣伯瓊常憂其太盛每語親識曰｜｜｜｜｜｜｜｜｜｜｜忻位秩太高深為憂慮而忻

豪險放縱遂與公主情好不協尋為武帝所害時稱瓔之先見**惡木之陰不可暫息盜泉之水無容悞飲**周書冠儁傳性又廉恕不以財利為心家人曾賣物與人而剩得絹五匹儁於後知之乃曰|||||||||||||||得財失行吾所不取遂訪主還之其雅志如此**路旁有公**舊唐書賈聲傳聲嘗謁王叔文叔文命撤榻而進聲揖之曰去年李實伐恩恃貴傾動一時此時公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已處實形勢又安得不慮||||者乎**事難全遂物不兩興**唐書李義琰傳宅無正寢弟義璡為市堂材送之義琰曰以吾為國相且自媿尚營美宇是速吾禍豈愛我者邪義璡曰凡仕為丞尉且宗第舍凡位高安可偪下哉荅曰不然||||||||既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後其木久腐乃棄之**可闕事不可多事**唐書沈傳

師傳嘗擇郎吏尹倫遲魯不及事官屬屢白易之傳師
曰始吾出長安誡倫曰｜｜｜｜｜｜倫如是足矣
故所莅以廉靖聞

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

唐書李德裕傳嘗謂｜｜｜｜｜｜｜｜｜｜｜能簡冗官誠治本也

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

唐書孟詵傳居嘗語人曰養性者｜｜｜｜｜｜｜｜｜｜｜當時傳其當

繁暑坐變清涼

五代史唐臣傳莊宗使人問郭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
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為勞今居深宮蔭
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為心今
以一身為意艱難逸豫為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
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
使｜｜｜｜｜｜莊宗嘿然

慮深獲全患生所忽

五代史雜傳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馮道嘗戒
明宗曰臣為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至井陘之險懼

馬蹶失不敢怠於御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遂跌而傷凡蹈危者｜｜而｜｜居安者｜｜於｜｜此人情之常也

文官不愛錢武臣不惜死 宋史岳飛傳或問天下何時太平曰｜｜｜｜｜｜｜｜｜｜天下平矣

儉可助廉恕可成德 宋史范純仁傳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惟｜｜以｜｜惟｜｜以｜｜其人書於坐隅

亭沼如爵位林木似名節 宋史盧革傳子秉未冠有雋譽嘗謁蔣堂坐池亭堂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爾秉曰｜｜｜｜｜時來或有之｜｜非培植根株弗成大｜士大夫立｜｜也堂賞味其言

十二時中莫欺自己 宋史葛邲傳嘗曰｜｜｜｜｜｜｜｜其實踐如此

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元史許衡傳過河陽暍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

｜｜義勝欲敬勝怠 六韜太公曰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靜恭而敬強而弱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則昌欲勝義則亡｜｜｜則吉怠勝敬則滅

愚色 六韜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

壤非壤不高水非水不流 逸周書非本非標非微非煇｜｜｜｜｜｜｜｜｜｜

榮華之言後有茅 逸周書故曰文之美而以身剝自謂智也者故不足角之美殺其牛｜｜｜｜｜｜｜凡彼濟者必不怠觀彼聖人必趣時石有玉而傷其山萬民之患在口言

石有玉而傷其山 見上

好船者溺

好騎者墮 越絕書夫｜｜｜｜｜｜｜｜｜君子各以所好為禍

吉莫吉於知足苦莫苦於多欲 黃石公素書先莫先於修德明莫明於體物｜｜｜｜｜｜｜｜｜｜｜

足

寒傷心人怨傷國 黃石公素書棄玉取石者盲羊質虎皮者柔衣不舉領者倒走不視地者顛柱弱者屋壞輔弱者國傾｜｜｜｜｜｜｜山將崩者下先隳國將衰者人先弊根枯枝朽人困國殘

以仁安人以義正我 董仲舒春秋繁露｜｜｜｜｜｜｜｜｜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

非患無旃罽橘柚患無狹廬糟糠 桓寛鹽鐵論當今世非患禽獸不損材木不勝患僭侈之無窮也｜｜｜｜｜｜｜｜｜｜｜也

味食味言 劉向說苑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嘗乎卑然後至乎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

河以委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 劉向說苑蒲且修繳鳧鴈悲鳴逢蒙撫弓虎豹晨嗥｜｜｜｜｜

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道以優游故能化德以純厚故能豪言人之善澤於膏沐言人之惡痛於矛戟為善不直必終其曲為醜不釋必終其惡

福堂

吳越春秋禍為德根憂為丨丨

一激之怒炎於火

三寸之舌芒於劍

黃憲天祿閣外史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是以身危而功不成夫馬利於諸侯哉

瘖口之言若糞瘖心之言若冰

黃憲天祿閣外史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今左右之諫雖不甘君之口其亦寒心哉

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

孔叢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不能夫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

清受塵白取垢

王充論衡以壁摶泥以黑點緇孰有知之丨丨丨丨丨丨青蠅所污常在練素厲顛者危勢豐者虧翻墜之禍常在懸垂

力勝貧慎勝禍

王充

論衡天命難知人不耐審雖有厚命猶不自信故必求之也如自知雖逃富避貴終不得離故曰｜｜｜｜｜勉力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貴廢時失務欲望富貴不可得也

四者世之毒 王充論衡生妖怪者常由好色為禍難者常發勇力為毒害者皆在好色美酒為毒酒難多飲蜂液為蜜蜜難益食勇夫強國勇夫難近好女悅心好女難畜辯士快意辯士難信故美味腐腹好色惑心勇夫招禍辯口致殃｜｜｜｜｜也

止謗莫如修身 徐幹中論語稱救寒莫如重裘｜｜｜｜療暑莫如親冰

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 王粲英雄記孟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邪按亮諸葛亮

縱君不驕我豈無畏 皇甫謐高士傳曾參字子輿魯哀公賢之致邑焉參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我｜｜｜｜｜乎終不受

餘地顔氏家訓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於崖岸拱抱之梁每沉溺於川谷者何哉為其傍無一一故也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潔之行物或見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

何必豎籬插棘劉肅大唐新語呂太一遷戶部員外戶部與吏部鄰司吏部移牒戶部令墻宇悉豎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一牒報曰眷彼吏部銓綜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一一一一一一省中服其俊拔

三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不得段成式酉陽雜俎相傳云釋道欽住徑山有問道者率爾而對皆造宗極劉忠州晏嘗乞心偈令執爐而聽再三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欽曰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至今以為名理予讀梁元帝雜傳云晉惠末洛中沙門耆域蓋得道者長安人與域食於長安寺流沙人與域食於石人前數萬里同日而見沙門竺法行嘗稽首乞言

域升高坐曰守口攝意心莫犯戒竺語曰得道者當授所未聽今有八歲沙彌亦以誦之域笑曰八歲而致誦百歲不能行嗟乎人皆敬得道者不知行即是得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晁迥晁氏客話

劉器之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

清慎勤　呂本中官箴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曰｜曰｜

忍之一事衆妙之門　呂本中官箴｜｜｜｜｜｜｜｜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

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　呂本中官箴前輩當言｜｜｜｜｜｜｜｜｜｜此亦要言私罪固不可有若無公罪則自保太過無任事之意

落便宜是得便宜　邵伯溫聞見前錄康節先生嘗誦希夷先生之語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去又曰｜｜｜｜｜｜｜故康節詩曰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是得便宜盖可終身行之也

饑

可下飯范公稱過庭錄王子野侍制家舊養學老子曰水先生頗能前知禍福甚敬信之子野正食羅列珍品甚盛水生適至子野指謂公曰試觀之何物可下飯乎生遍視良久曰此皆未可唯｜｜｜爾

仕宦常以不遇處之徐度却掃編王侍郎渙之嘗言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無事矣

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吃趙德麟侯鯖錄范堯夫丞相嘗教子弟云文正公有云｜｜｜｜｜｜｜｜｜

作德日休為善最樂羅大經鶴林玉露余家藏山谷八大字云｜｜｜｜｜｜｜摘經史語混然天成可置座右

毋以一魁寘胸中周密齊東野語趙忠定汝愚初登第謁趙彥端德莊德莊故餘干令因家焉故與忠定父兄遊語之曰謹｜｜｜｜｜｜｜

寓言

陰水厥陽冰厚五寸 晏子景公伐魯傅許得東門無澤公問焉魯之年穀何如對｜｜｜｜｜｜｜｜｜不知以告晏子晏子對曰君子也問年穀而對以冰禮也陰水厥陽冰厚五寸者寒温節節則刑政平平則上下和和則年穀熟年充衆和而伐之臣恐罷民弊兵不成君之意請禮魯以息吾怨遣其執以明吾德公曰善迺不伐魯

白馬非馬 公孫龍子｜｜｜｜可乎曰可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有白馬為有馬白之非馬何也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

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曰以馬之有色為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曰馬未與白為馬白未與馬為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為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曰以有白馬為非馬謂有白馬為有黃馬可乎曰未可曰以有馬為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為非馬以黃馬為非馬而以白馬為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為有馬者獨以馬為有馬耳非有白馬為有馬故其為有馬也不可以為馬馬也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惟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

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指物

公孫龍子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丨也者天下之所無也丨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為天下之所無未可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天下無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為指也不為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為指以有不為指之無不為指未可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指非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天下無物誰徑謂指天下有指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徑謂無物非指且夫指固自為非指奚待於物而乃與為指

堅白石

公孫龍子丨丨丨三可乎曰不可曰一可乎曰可曰何哉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曰

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
也之於然也非三也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
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者無白也曰天下
無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
外藏三可乎曰有自藏也非藏而藏也曰其白也其堅
也而石必得以相盛盈其自藏奈何曰得其白得其堅
見與不見離不見離一一不相盈故離離也者藏也曰
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三若廣修而相盈也其
非舉乎曰物白馬不定其所白物堅焉不定其所堅不
定者兼惡乎甚石也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
白石不相離者固乎然其無已曰於石一也堅白二也
而在於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有不見焉故知
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藏故孰謂之不離曰
目不能堅手不能白不可謂無堅不可謂無白其異任
也其無以代也堅白域於石惡乎離曰堅未與石為堅
而物兼未與為堅而堅必堅其不堅石物而堅天下未

有若堅而堅藏白固不能自白惡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則不白物而白馬黃黑與之然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乎故離也離也者因是力與知果不若因是且猶白以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堅以手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焉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

竈鼈 閼子義渠之人烹||不熟滕胾腥臭中國之民雖饑餓三日不啓口至死不食也吳章莊吉受而和之病人食之為之體輕萬乘飫之為之解怒故竈鼈至腥滕不可加然而病人為之體輕萬乘為之解怒何也吳章莊吉之調存也

北山愚公河曲智叟 列子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邱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

雜曰投諸勃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即石壂壤箕畚運於勃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齔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會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

列子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

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邱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故學眎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候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罔兩問景

莊子丨丨丨丨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注罔兩景外之微陰也

庖丁解牛 莊子

丨丨為文惠君丨丨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

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天地一指萬物一馬 莊子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也｜｜｜｜也

炊累 莊子從容無為而萬物｜｜焉注若遊塵之自動

赤水遺珠象罔得之 莊子黃帝遊於｜｜之北登乎崑崙之邱而南望還歸｜其元

丨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丨丨丨丨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治金踴躍 莊子今大丨鑄金丨丨丨曰我且必為鏌鋣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成寐遽覺 見上

三劍 莊子臣有丨丨惟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鍔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智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勝士為鐔

以豪傑士為鋏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内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鬭雞

觸蠻 莊子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丨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丨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

國蝸左右角 見上

黃馬驪牛三 莊子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丨丨丨丨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

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

棘猴 韓非子宋人有請為燕王以丨刺之端為母丨者必三月齋然後能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右御冶工言王曰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為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冶人也無以為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因而問之果妄乃殺之冶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

藏三牙 呂氏春秋孔穿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於丨丨丨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辯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明日孔穿朝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辯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牙矣雖然難願得有問於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也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辯按孔叢作臧三耳

海大魚 戰國策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

為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為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奚以薛為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土偶桃梗 戰國策臣來過於淄上有｜｜人與｜｜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挻子以為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

見鳥六雙可得囊載 戰國策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雁羅鷺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

雁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鶩也外其餘
則不足射者丨丨丨丨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
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丨丨而丨丨也其
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雁之實也王朝張弓
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
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
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
斷二臂顛越矣鷹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請繳蘭
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
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
以為防朝射東莒夕發浿邱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
城之東收而泰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
三國布𦐊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游目於燕之遼東
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
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
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

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而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翄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

一發再發之樂 見上

秦為大鳥 見上

蚌鷸 戰國策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方出曝而｜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攻以敝大衆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得全全昌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髠見之曰善說哉髠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髠曰｜｜｜｜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無離前淳于

兒曰狒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奸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期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

狒膏棘軸不能運方穿見上弓膠昔幹不能傅合疏罅見上狐裘不可補以黃狗之皮見上

大車不較不能載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五音見上兩黃鵠漢書翟方進傳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童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

誰云者｜｜｜注師古曰托言有神來告之

翰林主人子墨客卿 漢書揚雄傳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呂為｜｜｜｜為｜｜以風

莫傾人梁棟 晉書陸玩傳以玩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給羽林四十人玩既拜有人詣之索盃酒瀉諸柱梁之間呪曰當今之材以爾為柱石｜｜｜｜｜邪玩笑曰戢卿良箴

丁剛不可屈 晉書苻堅載記堅饗群臣於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別駕天水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至｜｜｜以｜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虛行因擢為上第

麝本多忌沈實易和 宋書范曄傳曄性精微有思致觸類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撰和香方其序之曰｜｜｜｜過分必害｜｜｜｜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㮈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

隶膏昏鈍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此序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庾炳之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元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

狂泉 宋書袁粲傳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為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鍼藥莫不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懽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

反謂不狂為狂 見上

此中唯宜飲酒 齊書謝瀹傳瀹兄朏為吳興瀹於征虜渚送別朏指瀹口曰||||||

混沌書眉 南史齊江夏王鋒傳江祏謂王晏曰江夏王有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授羊景之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於世非惟七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鋒

聞歎曰江祏遂復為｜｜｜｜欲益反弊耳**枯魚蚉蝨**南史卞彬傳擿癈數年不得仕進乃擬趙壹窮鳥為｜｜賦以喻意後為南康郡丞彬頗飲酒擿棄形骸仕既不遂乃著｜｜蝎蟲蝦蟇等賦皆大有指斥又為禽獸決錄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羊淫狠謂呂文顯猪卑率謂朱隆之鵝頑傲謂潘敞狗險出謂文度其險詣如此蝦蟇賦云紆青拖紫名為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蚪斗唯唯羣浮闇水唯朝繼夕輩役如鬼比令史諂事也文章傳於閭巷

北風甚勁金史施宜生傳正隆四年冬為宋國正旦使宜生自以得罪北走恥見宋人力辭不許宋命張燾館之都亭因間以首邱風之宜生顧其介不在旁為庾語曰今日｜｜｜｜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於是宋始警其副使耶律闢離剌使還以間坐是烹死

筆來見上

日飲天酒五斗東方朔神異記西北海外

有人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六百里但｜｜｜｜｜背上小處無羽一萬九千里東方朔神異記崑崙之山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周圓如削下有回屋方百丈仙人九府治之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西王母歲登翼上之東王公也故其柱銘曰崑崙銅柱其高入天圓周如削膚體美焉其鳥銘曰有鳥希有碌赤煌煌不鳴不食東覆東王西覆西王母王母欲東登之自通陰陽相須唯會益工以智為愚劉向說苑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為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牸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為而

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者也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陽橋

劉向說苑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畫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畫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畫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矣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畫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白龍化魚

劉向說苑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下清泠之淵｜為｜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泠之

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齒亡古存　劉向說苑常摐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摐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摐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耶常摐曰嘻是已常摐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耶常摐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摐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摐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劉向說苑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

蜉蝣戴盆 焦氏易林｜｜｜｜不能上山

螳螂黃雀 吳越春秋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太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罹尤也乃以諷諫激於王清旦懷丸持彈從後園而來衣袷履濡王怪而問之曰子何為袷衣濡履體如斯也太子友曰適游後園聞秋蜩之聲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撝撓長吟悲鳴自以為安不知｜｜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稷其形夫螳螂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盈綠林徘徊枝陰踙蹴微進欲啄螳螂夫黃雀但知伺螳螂之有味不知臣挾彈危擲蹭蹬飛丸而集其背今臣但虛心志在黃雀不知空埳其旁闇忽埳中埳於深井臣故袷體濡履幾為大王取笑

穀必凋於歲寒 黃憲天祿閣外史今有穀生於千仞之岡其葉如雲其幹如虹蔭於春夏不知秋冬沐之以芳雨暢之以薰風受天澤之寵而根蒙茸乎一壑其青松朱桂之樹不得雨露而槁悴者三匝下有萬草凋零在陰其孤蘭

與衆英皆不得被乎陽春有牧者頓足於北陵之陂而眄之欲繫則無修繩欲代則無斧斤使山之草木離披偃蹇垂榮而待於幽焦萌而聽於穀當是之時臣不知牧者之何所解也晉王曰是｜也｜｜｜｜｜奈春夏何意者其代之乎牧者無斧柯請於樵蘇

東方有兔小首兀尾

張讀宣室志太和中有柳光者嘗南遊因行山道會日晚誤入山崦中松徑盤曲行數里至一石室雲水環擁清泉交噴室有梱榻若人居者前對霞翠固非人境光因臨流凝佇忽見一缶合於地光即啟之其缶下有泉周不盡尺其水清激舉卮以飲若甘醴盡十餘卮而已醉甚遂偃於榻及曉方寤因視石壁有雕刻文字極多遂寫其字置於神祠曰武之在卯堯王八季我棄其寢我去其扆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謂由今之後二百餘祀熖熖其光和和其始｜｜｜｜｜｜｜｜經過吾道來至吾里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刻乎其壁奥乎其義人誰以辯其

東平子光閱而異之遂行出經約數十步田望其室盡無見矣光究之不得友人呂生者視而解之未幾告曰吾盡詳矣此乃得道者語也大唐氏之初建號武德武之二年其歲己卯武之在卯其義見矣蓋武德二年也堯王者謂高祖之號神堯曰八李者亦二年也我棄其寢我去其扆者言其去蓋絕去之時乃武德二年也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謂者言其隱而人不知也由今之後二百餘祀者言君之來也且唐氏之初今果二百餘矣焰焰其光和和其始者焰焰其光謂歲在丁未也焰者火豈非南方丙丁之謂乎未亦火之位也和和其始謂今天子建號曰太和其始蓋元年也東方有兔小首兀尾者敘君之名氏東方甲乙木也兔者卯也卯以附木是柳字也小首兀尾是光也經吾道來吾里言君之來也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言君之止也刻乎其壁與乎其義誰人以辯其東平子謂其義與而獨吾能辯之東平吾之邑也茲又信矣如是而辯果得

道者之遺記也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五